

廿一史約編

王部

五代

遼

宋上

113

609

6

10

15

20

25

30

門 4 13  
號 609  
卷 6



廿一史約編

大  
花房  
仙文  
部  
氏  
年  
二  
月  
寄  
館

吳興 鄭元慶 芷畦 述

徐秋萼 蘭仲

徐 媚 蒼 蚪

編次

閩中陳瞿石先生 鑒定

馮 演 景 何

男 惟 鞠 恃 何

五代史全目 正史

本紀十二

梁太祖 二

梁末帝

唐莊宗 二

唐明宗

全目

七

唐愍帝廢帝

晉高祖

晉出帝

漢高祖隱帝

周太祖

周世宗恭帝

列傳四十五

雜傳諸人皆歷事數朝不可以代紀故特註出以彰其醜惟劉景巖仕晉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延仕梁段希堯仕晉皆終身不失臣節似不當與雜傳

梁家人

太祖母文惠王后 太祖元貞張后 陳昭儀 李昭容 未帝張德妃 郭妃 太祖子友裕 友珪 友璋 友貞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珪 友璋 友貞 友誨 全昱 全昱子友諒 友能 友誨 太祖兄存 存子友甯 友倫

唐家人

太祖劉妃 貞簡曹后 莊宗神閔敬劉 韓淑妃 伊德妃 太祖子存美

存霸 存禮 存渥 存父 存確 存紀 太祖弟克讓 克簡 克脩子嗣弼 嗣肱 太祖弟克恭 克甯 克甯子

壤 莊宗子繼岌 繼潼 繼嵩 繼瞻 堯 繼

唐明宗家人

和武憲曹后 昭懿夏后 宣憲魏后 王淑妃 愍帝哀孔后 明宗子從璟 從榮 從益 從子 從璨 從璋 從温 從敏

唐廢帝家人

劉后 子重 吉 重美

晉家人

高祖李后 出帝母安太妃 出帝馮后 高祖子重信 重義 重英 重進 重容 重果 高祖叔父萬友 萬友子 敬威 敬贊 高祖叔父萬銓 萬銓子 敬暉 高祖兄敬儒 弟敬德 敬 殷 重肩 出帝子延煦 延寶

五代

漢家人

高祖李后 子承訓

高祖弟崇 信 承勳 崇子贊

周太祖家人

聖穆柴后 德妃 子侗

楊淑妃 信 張貴妃 董 從子守愿 奉

周世宗家人

柴守禮 貞惠劉后 子誼 誠 誠 熙讓

宣懿符后 熙讓

梁臣

敬翔 霍存

朱珍 熙誨

李唐賓 龐師古

符道昭 劉捍

葛從周 寇彥

梁臣

康懷英 弟歸厚 歸弁

劉邾 王重師

牛存節 徐懷玉

張歸霸 王檀

梁臣

楊師厚 馬嗣勳

王景仁 王虔裕

賀瓌 謝彥章

唐臣

郭宗翰 安重誨

唐臣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子匡翰 王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

鄴

唐臣

符習 李嚴

孔謙 張延

李仁矩 毛璋

康

唐臣

朱弘昭 馮贊

劉延朗 藥彥稠

康

唐臣

豆盧革 康義誠

盧程 任圓

趙鳳 李襲

何瓚

晉臣

桑維翰 吳景

漢臣

蘇逢吉 李業

史弼肇 楊邠

王章 劉

後贊 郭允明

周臣

王朴 鄭仁

死節

梁王彥章 南唐劉仁贍

唐裴

全口

三

七



五代

梁及蜀復歸唐 王建立

雜傳

康福 郭延魯俱仕唐晉 張筠仕  
華溫琪仕梁唐 裴從簡仕唐晉 劉處  
讓 梁唐弟錢仕唐晉 楊彥詢 李周 張廷蘊

李瓊仕晉及契丹 皇南遇 安彥威俱仕唐晉

雜傳

盧文進仕唐及南唐 李金全仕唐晉及南  
唐 楊思權仕梁唐尹暉仕唐晉 王弼贊  
仕唐晉 劉審交 王周俱仕唐晉漢 高

行周從兄行珪俱仕燕歸唐行周又仕晉漢

雜傳

安叔千仕唐晉及南唐 馮暉仕終五代 皇  
翟光鄴仕唐晉漢周 唐景思仕唐晉及契丹  
南暉仕唐及南唐 常思仕唐晉  
漢周 王進仕漢周 孫方諫仕契丹歸漢又仕周

雜傳

王峻仕漢周 王殷 劉詞俱仕唐晉漢周  
王環仕蜀歸周 折從阮仕唐晉漢周

雜傳

朱守殷仕唐而反見殺 董璋仕梁唐而反  
見殺 范延光仕唐晉叛而復降自投水死  
婁繼英仕梁唐晉而反見殺 安重榮仕

雜傳

晉而反見殺 安從進仕唐晉而反自焚死  
楊光遠仕唐

雜傳

杜重威仕晉而降契丹又歸漢見殺 李守  
貞仕晉而降契丹又歸漢而反自焚死 張  
彥澤仕晉而  
降契丹見殺

雜傳

王景崇仕唐晉漢而叛自焚死 趙思縮與  
景崇同叛見殺 慕容彥超仕唐晉漢周而  
叛自投  
井

雜傳

馮道初事劉守光已仕唐晉及契丹又仕漢  
周 李琪兄珽俱唐臣仕梁珽死琪又仕唐

全目

五

七

五代

鄭珽

李愚俱唐臣仕梁唐 盧

導唐臣仕梁唐晉 司空頴仕梁唐

雜傳

劉昫仕唐晉 盧文紀仕終五代 馬胤孫

崔居儉俱仕梁唐 崔悅仕

雜傳

和疑仕唐晉漢 趙瑩 馮玉俱仕晉及契

史圭 龍敏俱仕唐晉

雜傳

李崧仕唐晉及契丹 李鱗 賈緯俱仕唐

晉漢 裴綽唐臣仕梁唐晉 王仁裕仕蜀歸

唐又仕晉漢 裴羽仕梁唐使吳越歸又仕

考三

周 王延仕梁 馬重績仕唐晉 趙延

司天

職方

世家十

吳

南唐

前蜀

後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東漢

年譜一

十國年譜

全日

六

土

附錄三

四夷 上中下

遼史全目 僭史稍節

本紀三十

太祖 耶律億 二

太宗 德光 二

世宗 阮

穆宗 璟 二

景宗 賢 二

聖宗 隆緒 八

興宗 宗真 三

道宗 洪基 六

天祚帝 延禧 四

志三十三

營衛 三

兵衛 三

地理 五

歷象 三

百官 四

禮樂 七

儀衛 四

食貨 二

刑法 二

表八

世表

皇子

公主

皇族



外戚

遊幸

部族

屬國

列傳四十五

后妃

太祖述律后 太宗蕭后 世宗蕭后 穆

后

太祖蕭后 景宗蕭后 聖宗蕭后

后

興宗蕭后 蕭后 道宗蕭后

義宗

倍太祖長子 章肅皇帝 李胡太祖三 順宗

子隆先道隱

子喜隱 宗長 晉王 放盧幹天 子 肅王 肅長子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斜捏赤耶律欲穩耶律海

里

耶律敵刺蕭痕篤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

耶律觀烈耶律鐸臻王郁耶律曷魯窘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不古趙

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漚里思張礪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搏耶律注耶律頽昱耶

律撻烈

耶律夷臘葛蕭海臻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室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張儉邢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衮蕭合卓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律

虎占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蕭撻橐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指理耶律奴瓜

蕭柳高勳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撒合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褭履牛温舒杜防蕭

和尙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瑤質耶

律弘古高正耶律的塚大康义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畱楊結耶律和尙

蕭阿刺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刺葛耶律敵禪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朮哲耶律决耶律僕里篤

蕭奪刺蕭普達耶律侯哂耶律古昱耶律獨顯蕭

韓家蕭烏野

蕭惠蕭迂魯蕭圖王耶律鐸軫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律那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耶律引古耶律馬六蒲滴洌耶律適祿耶律陳家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威耶律大悲奴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韓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音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幹特刺孩里實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徽正觀耶律喜孫

蕭兀納耶律儼鈞仲耶律胡呂

蕭嚴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也

蕭忽古耶律石柳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章奴耶律朮者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篤

蕭奉先李處温張琳耶律余觀

文學蕭韓家奴 王鼎 耶律昭

能吏太公鼎 耶律孟簡 耶律谷欲

卓行蕭札刺 耶律官

列女耶律朮者妻 耶律中妻

全日

上

方技 直魯古 耶律敵魯 土白 魏璘 耶律乙不哥

伶官 羅衣 輕

宦官 工繼恩 趙安仁

姦臣 二 耶律乙辛 張孝傑 耶律燕哥 蕭十 三 蕭余里也 耶律合魯 蕭得裏特 蕭訛都幹 蕭達魯古 耶律塔不也 蕭圖古辭

逆臣 三 轄底 耶律朗 耶律劉哥 蕭翰 耶律 律牒蠟 耶律敵獵 蕭董 蕭胡觀 耶律海 思 耶律敵獵 蕭董 蕭胡觀 耶律海 里得 古迭 耶律撒刺竹 奚回離保 蕭

外紀 高麗 西夏 特別

國語解

宋史全目上 正史 依全史止分 目錄上下不分南北

本紀四十七

太祖 三 太宗 二

眞宗 三 仁宗 四

英宗 三 神宗 三

哲宗 二 徽宗 四

欽宗 三 高宗 九

孝宗 三 光宗

全目

十一

士

宋

甯宗 四

理宗 五

度宗

瀛國公 附 二王

志一百六十二

天文 三

五行 七

律歷 七

地理 六

河渠 七

禮 吉十二 嘉六 賓  
五 軍一 凶四

樂 七

儀衛 六

輿服 六

選舉 六

職官 二

食貨 十

兵 二

刑法 三

藝文 八

表三十二

宰輔 五

宗室世系 二十 七

列傳二百五十五

后妃

太祖 昭憲杜太后 孝惠賀后 孝  
明王后 孝章宋后 太宗 淑德尹后 懿  
德符后 明德李后 元德李后 眞宗 章  
懷潘后 章穆郭后 章獻明肅劉后 李  
宸妃 楊淑妃 沈貴妃 仁宗 郭后 慈  
聖光獻 曹后 張貴妃 苗貴妃 周貴妃  
楊德妃 馬賢妃

英宗 宣仁聖烈高后

全目

十二

七

宋

后妃

神宗欽聖獻肅向后 欽成朱后 欽慈陳后 林賢妃 武賢妃 哲宗昭慈孟后 王貴妃 昭懷劉后 徽宗顯恭王后 鄭后 欽宗朱后 章賢妃 喬貴妃 劉貴妃 欽宗朱后 高宗憲節邢后 憲聖慈烈吳后 潘賢妃 張賢妃 劉貴妃 劉婉儀 張貴妃 孝宗成穆郭后 成恭夏后 成肅謝后 蔡貴妃 李賢妃 光宗慈懿李后 黃貴妃 甯宗恭淑韓后 恭聖仁烈楊后 理宗謝后 度宗全后 楊淑妃 魏悼王廷美太祖四弟 燕懿王德昭 秦康惠王德芳俱太祖子 安僖秀王子 傅德芳

宗室

孫 五世 漢恭憲王元佐 昭成太子元僖 南恭靖王元份 越文惠王元傑 鎮恭懿王元偃 楚恭惠王元偁 周恭肅王元儼 悼獻太子昶俱太宗子 濮安懿王允讓元份子

宗室

吳榮王顯 益端獻王頊俱英宗子 吳榮穆王佖 燕王偁 楚榮憲王似俱神宗子 獻愍太子茂哲宗子 鄆王楷 肅王樞 景王杞 濟王栩 徐王棣 沂王栲 和王栻 信王榛俱徽宗子 太子諶弟訓 俱欽宗子 元懿太子勇高宗子 信王璩 高宗養子 莊文太子楷 魏惠憲王愷俱孝宗子 景獻太子詢甯宗所立 燕懿王十世孫 鎮王 竝甯宗養子

宗室

子滄 子崧 子櫟 子砥 子晝 子瀟 師舜 希言 希澤 士悟 士儂 士 瞻 士晴 不羣 不棄 不尤 不怠 善俊 善譽 汝述 叔近 叔向 彥傑 彥逾

宗室

秦國大長公主 太祖六 太宗七 真宗 仁宗十三 英宗四 神宗十 哲宗

公主

秦國大長公主 太祖六 太宗七 真宗 仁宗十三 英宗四 神宗十 哲宗

全目

宋

四 徽宗三十四 孝宗二 光宗三

魏惠獻王一 甯宗二 理宗一

范質 子果 兄 王溥 子威 父 魏仁浦 子昭 信 亮

石守信 子保興 保吉 王審琦 子成衍 成衍 孫 約

高懷德 韓重贊 子崇訓 張令鐸 羅彥瓌 王彥昇

韓令坤 子倫 慕容延釗 子德琛 符彥卿 子昭愿

王景 子廷義 王晏 郭從義 子承孫 李洪信 弟洪義 武行德

楊承信 侯章

折德展 子御勳 御卿 曾 馮繼業 王承美 李繼周 孫

行友 子全照

侯益 子仁矩 仁實 張從恩 扈彥珂 薛懷讓 趙贊 李

繼勳 藥元福 趙晁 子延溥

郭崇 楊廷璋 宋偓 向拱 王彥超 張承德 王全斌 曾孫

凱康 延澤 王繼濤 高彥暉

趙普 弟安易

吳廷祚 子元輔 元 李崇矩 子繼昌 王仁贍 楚昭輔 李

處耘 子繼隆 繼和

曹彬 子瑋 子琛 潘美 李超

張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劉廷讓 袁繼忠 崔彥進 張廷

全目

十四

七

翰皇甫繼明張瓊

曹翰楊信弟嗣贊黨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

重進劉廷翰崔翰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思讓

孫若拙焦繼勳子守節劉重進袁彥所廷訓張鐸李

萬全田景咸王暉

李穀弟澣孫仲容皆居潤竇貞固李濤弟澣孫王易簡趙上交

子曠張錫張鑄邊歸謙劉温叟子焯焯劉濤邊光

範劉載程羽

張昭竇儀弟儼呂餘慶劉熙古子蒙正蒙叟石熙載子中

立李穆弟謙

薛居正子惟吉沈倫子繼宗盧多遜宋琪宋

李昉子宗誦宗諤宗諱子昭述從子昭述呂蒙正張齊賢子宗誨賈黃

中

錢若水從弟若冲蘇易簡郭贄李至辛仲甫王沔温仲

舒王化基子舉正舉元

張宏趙昌言陳恕魏羽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燮王繼英王顯



宋

陶穀扈蒙王著王祐子旭旭子質楊昭儉魚崇諒張澹

高錫兄弟子

顏衍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贍邊珣王明許仲

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不董樞

馬令琮杜漢徽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張勳

石曦張藏英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廷謂

子延濬兄趙延進輔超

楊業子延昭延昭子文廣王貴荆罕儒從孫曹光實從子張暉

司超

李進卿子延楊美何繼筠子承李漢超子守郭進

牛思李謙溥子允姚內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

瑀

王贊張保續趙玘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延通

梁迴史珪田欽祚侯贊王文寶翟守素王佺劉

審瓊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尹繼倫

薛超丁罕郭密傅思謙田仁朗劉謙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璫袁廓樊知古郭載

全目

十六

土

宋

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子從王繼升子昭

遠尹憲王賓安忠

張鑑姚坦索湘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輿劉

綜卞衮許驥裴莊牛冕張適樂崇吉袁逢吉韓國

華何蒙慎知禮子從

馬全義子知節雷德驤子有終孫孝先王超子德用

王繼忠傳潛允張昭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

興許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

美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白守

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呂端畢士安曾孫仲衍寇準

李沆弟維王旦向敏中

王欽若林特丁謂夏竦子安期

陳堯佐兄堯叟弟堯咨從子漸宋庠弟所

陳執中劉沆馮拯子行己賈昌朝弟昌衡從子梁

適孫子美

魯宗道薛奎王曙子益柔蔡齊從子延慶

全目

十七

上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從子趙安仁父孚子良

錫君陳彭年

任中正弟中周起程琳姜遵范雍孫子奇子趙積奇子坦

任布高若訥孫沔

高瓊子繼勳范廷召葛霸子懷

曹利用孫繼張耆子希一楊崇勳夏守恩弟守贊

隨狄青張玉郭達

吳育宋綬子敏求從李若谷子叔淑子王博文子

王謨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戩明鎬王堯

臣孫林田況

田錫王禹偁張詠

掌禹錫蘇紳王洙子欽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

師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尹洙孫甫謝絳子景葉清臣楊察

韓丕師頴張茂直梁顥子楊徽之楊徽之楊呂文仲王著

呂祐之潘慎修杜鎬查道從兄

孔道輔子宗翰鞠詠劉隨曹修古郭勸段少連

彭乘子旦從子嵇穎梅摯司馬池里旦孫朴李及燕肅子度孫瑛

蔣堂劉夔馬亮陳希亮

狄棐子遵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李

垂張洞李士衡李溥胡則薛顏許元鍾離瑾孫

冲崔暉田瑜施昌言

楊偕王沿子杜杞楊敗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

馬尋李虛己張傳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寇城楊日嚴李行簡章頻

陳琰李宥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稹趙賀高覲袁

抗徐起張巨齊廓鄭驥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男鼎呂景初馬遵吳及范師

道李綯何中立沈邈

張盪之魏瓘弟滕宗諒劉越李防趙相唐肅子張述

黃震胡順之陳貫子安范祥子田京

周渭梁鼎范正辭子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緝叔劉

元瑜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簡

楊億弟倬晁迥子宗劉筠薛映

謝泌孫何弟朱台符戚綸張去華子師梁黃日柴

全目 十九 工

成務

喬惟岳王張雍董儼魏廷式盧琰宋搏凌策楊賈

陳世卿李若拙子陳知微

上官正盧斌周審王裴濟李繼宣張旦張煦張佶

王延德常延信程德玄王延德魏震張質楊允恭

秦義謝德權閻日新靳懷德

李迪子東之弟子肅之承之及之東王曾弟子張

知白杜衍

晏殊龐籍孫恭孫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子公綽公彌公需張

士遜

韓琦子忠曾公亮子孝寬從子陳升之吳充王珪

季父宗從兄琪

富弼子紹文彥博

范仲淹子純佑純范純仁子正

韓億子純粹韓維子宗韓絳子宗韓維子宗

包拯吳奎趙抃子唐介子叔問義

邵亢從父馮京錢惟演從弟易子彥遠明逸惟

從子

全目

二十

士

宋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鼎胡宿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歐陽修子發弟攸子曾鞏弟

蔡襄呂溱王素從子靖余靖彭思永張存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錢顛

鄭俠

何邲吳中復從孫擇仁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

楊繪劉庠朱京

蔚昭敏高化周美閻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范

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亢兄奎劉文質子渙趙

滋

劉平弟兼濟郭遵任福王珪武英桑懌耿傅王仲寶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景張君平史方盧鑑

李渭王果郭諗田敏侍其曙康德興張昭遠

王安石子雱唐垌王安禮王安國

李清臣安燾張璪蒲宗孟黃履蔡挺兄抗王韶子厚

薛向子嗣昌章棻

常秩鄧綰子洵武李定舒亶蹇周輔子序辰徐鐸王廣

淵弟王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任顥李參郭申錫傅求張景憲竇卞張瓌孫瑜許

遵盧士宗錢象先韓瑋杜純弟杜常謝麟王宗

望王吉甫

孫長卿周涼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構張

詵蘇案馬從先沈邁弟遼從弟括李大臨呂夏卿祖

無擇程師孟張問陳舜俞樂京劉蒙苗時中韓贄楚建

中張頡盧革子秉

滕元發李師中陸詵子師趙高孫路游師雄穆衍

楊佐李兌從弟沈立張揆張肅俞充劉瑾閻詢葛

宮張田榮譚李載姚渙朱景子光李琮朱壽隆

盧士宏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夙

徐禧李稷高永能沈起劉彝熊本蕭注陶弼林廣

种世衡子古諤誼孫朴師道師中

司馬光子康呂公著子希哲

范鎮兄子百祿從孫祖禹

蘇軾子過

蘇轍族孫元老

全目

二十一

七

呂大防兄大忠弟劉摯蘇頌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承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弟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温

益

孫覺弟李常孔文仲弟武仲李周鮮于侁顧臨李

之純從弟王覲從弟馬默

劉安世鄒浩田書王陳瓘任伯雨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弟汝霖吳陶張廷堅龔夬

孫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孫贇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弟漢黃廉朱服

張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鼎臣鄭穆

席旦喬執中

傅楫沈疇蕭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張克毛

注洪彥昇鍾傳陶節夫毛漸上祖道張淮趙遜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助盧政燕達姚兕弟麟子

楊燧劉舜卿宋守約球

苗授子履王君萬子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



宋

王光祖李浩和斌子劉仲武曲珍劉闕郭成賈

崑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趙挺之張商英兄唐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

國朱諤劉逵林攄管師仁侯蒙

康恪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曹

輔耿南仲

何棗孫傅陳過庭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僅宇

文昌齡子常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卣

沈銖弟錫路昌衡謝文權陸蘊黃實姚祐樓昇沈積

中李伯宗汪澥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俞棗

蔡蕤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符楊

汲呂嘉問李南公子董必虞策弟郭知章

劉拯錢適石豫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昂宋喬年

子强淵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鷗張

根弟任諒周常

何灌李希靖王雲譚世勛梅執禮程振劉延慶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 正畦 述

同學 范 穀天民 歸爾瑜 上珍 參訂

潘 麟喜曾 潘乘六 時御

五代史

宋歐陽修本 凡七十四卷

梁太祖

姓朱名溫更名昇宋州碭山人父誠以五經

教授鄉里帝初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

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進封

梁王弼昭哀二帝即皇帝位

末帝 名友貞 太祖四子

五代史

唐莊宗

姓李名存勳小字亞子其先出於西突厥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為姓祖赤心討龐勳功拜

振武節度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功拜河東節度進爵晉王帝嗣立滅梁即皇帝位

明宗

名嗣源克用養子閔帝名從厚明宗三子

廢帝

名從珂明宗養子

晉高祖

姓石名敬瑄父臬振雞本出西夷從李克用征伐有功為洛州刺史帝仕後唐為太原節

度尚永甯公主尋起兵滅後唐受契丹冊命即皇帝位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子

漢高祖

姓劉名知遠更名喬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太原初仕晉領忠武軍節度後封北平王及

契丹滅晉中原無主遂即皇帝位

隱帝

名承祐高祖二子

周太祖

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仕晉拜順州刺史為劉仁恭所殺帝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

世謂郭雀兒初仕漢為侍衛親軍都虞侯及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隱帝時鄴都留守舉兵入汴為眾

所推遂即皇帝位

世宗名榮太祖后兄柴守禮子

恭帝

名宗訓世宗四子

附十二國

吳越

錢鏐 弘侖

元瓘 弘傲

弘佐

吳楊

行密 演

渥 溥

岐

李茂貞 曦

五代史

前蜀 王建  
燕 劉守光

楚 馬殷  
希廣

閩 王審知  
延曦

南漢 劉隱  
晟

南平 高季興  
保勳

後蜀 孟知祥  
昶

南唐 李昇  
煜

東漢 劉崇  
繼恩

王作

希聲

延翰

從壽

繼冲

璟

承鈞  
繼元

二

希範

延鈞

保融

繼鵬

遼史

元臣脫脫生而岐嶷初就學即請於其師吳道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及長才兼文武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士下賢始終不失臣節竟為哈麻所擠以鳩死至元中詔修宋遼金三史以阿魯圖為總裁而脫脫為都總裁遼史凡一百十六卷阿魯圖為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輒非刑部所當用阿魯圖曰廟堂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欲詳識刑獄耳但不枉人不壞法節是好刑官何須強壯言者無以應

遼 耶律億

德光

賢 宗真

隆緒

定 延禧

洪基

遼宋

三

上

大石  
夷列  
直魯古

塔不煙  
曹速完

宋史 元脫脫本凡四  
百九十六卷

宋太祖 姓趙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仕後唐。漢周三朝贈太尉。帝事周世宗。拜殿前都檢點。陳橋

兵變。眾將擁立。遂即皇帝位。太宗 名景初。名匡義。賜名光義。太祖母弟。

真宗 名恆。太宗三子。仁宗 名禎。真宗六子。

英宗 名曙。太宗曾孫。神宗 名顛。英宗長子。

哲宗 名煦。神宗六子。徽宗 名佶。神宗十一子。

欽宗 名桓。徽宗長子。

王建楊渥移  
檄復唐

後梁太祖 在位六年。號開平。乾化。

後梁祖朱溫。初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封梁王。溫其詐力。遂遷唐祚。其兄責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及受晉王摧辱。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在位六年。恣意聲色。淫亂張全義家。其子欲殺不果。復縱淫子婦。入人入侍。張王尤寵。友珪殺之。刃洞於胸。蓋溫本盜耳。一日有天下。據非所據。而躬為禽獸之行。老賊萬段。甯為甚乎。

羅隱說錢鏐  
討梁

梁震終身稱  
前進士

獻端棗一輩  
穗

後梁太祖

溫既受禪。唐臣張文蔚讀冊寶已降。率百官舞蹈。賀溫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慚不能對。後禮部尚書蘇循朝夕望梁相。溫薄其為人。敬翔李振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立於維新之朝。敕令循等皆致仕。溫母王氏生三子。溫最幼。黃巢起。溫去母亡。入巢黨為盜。已歸唐。拜節鎮遣人迎母。母惶恐走避。謂使者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使者具道所以。然乃驚喜泣下。既至為置酒。捧觴稱壽。因啓母曰。朱五經一生讀書不能博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愧前人矣。母惻然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誼未必如前人也。溫默然。溫父為五經教授。故云。溫嘗避暑張全義家。淫其婦女。始徧其子繼祚。欲殺之。全義曰。吾為李罕子所圍。陷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此恩不可忘。乃止。諸子在外。溫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尤寵。友珪婦張氏知之。密使友珪斬關入寢殿。溫驚起。友珪曰。老賊萬段。遂殺之以敗。亂。裹尸瘞於寢殿。

後梁末帝 在位十年 號 貞明 龍德

張承業稱唐  
官終身

後梁末帝有志報仇。禁兵一呼。大逆授首。即都大梁。稱帝矣。夫帝本膏粱子。材非過人。棄敬翔王彥章。用趙巖張傑等。與李存勗勁敵為難。何能自保。迨嗣源入都。國竟不守。日夜啼哭。不知所為。於是自殺。史言帝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可以存而不存。其父及之也。赤族之報。大豈怨溫賊哉。向使存勗斲棺焚屍。則弒二君一后之罪。庶足以快臣民之憤。但剗室削樹而止。亦略於討惡之典矣。

劉鄩百步  
計

錢鏐驚枕

齊邱鉄箸書  
灰字

後梁末帝  
友珪既殺父。又殺友文。自即位。改元鳳曆。止二月。末  
帝起兵討之。友珪遂自殺。袁象先等迎帝。帝曰。大梁  
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遂即位於大梁。敬翔知  
梁室已危。忽以繩內靴中。入見帝。曰。陛下不用臣言。  
不如死。引繩將自經。帝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  
王彥章不可。遂以彥章為招討使。彥章本村農。以驍  
勇著能。跣足行棘上。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捷疾如  
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晉王為梁勁敵。獨  
彥章心輕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何足懼。已梁日  
削勢不支。中都之戰。馬踏被擒。晉王見謂曰。爾嘗以  
孺子待我。今日服乎。意欲活之。彥章慨然作里語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受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見殺。  
趙巖及德妃兄弟張傑。張漢鼎等。依勢弄權。政事  
日紊。以至於亡。帝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  
降之。吾首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遂殺帝。  
因自殺。唐主欲發溫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人已  
死。刑無可加。乞免其斲。以全聖恩。唐  
主從之。但鑿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

後唐莊宗  
在位三年  
號同光

王彥章義不  
臣唐

後唐莊宗李存勗。幼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  
宗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及長。善騎射。膽勇過  
人。破梁及燕。還矢太廟。以成父志。天下壯之。在位之後。  
荒於色。賄於貨。般於遊。淫於獵。戮忠道。侮縉紳。且舉手  
自矜曰。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故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  
亡無日矣。酷好伶人。尤其素習。甚至優名李天下。躬自  
為之。甘蹈下流而不恥。卒弒於從謙。焚以樂器。固其宜  
也。

以李存賢鎮  
幽州踐手搏  
之約

孔謙賜號豐財瞻國功臣

以伶人陳俊等為刺史

後唐莊宗  
初克用臨終以三矢賜帝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毋忘父志至是帝果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入太廟還矢焉。劉后素微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后性悍每與諸姬爭寵而自恥其家世特諱之帝乃故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子繼度提破帽隨造臥內呼曰劉山人來省女后大怒笞笞而逐之以此為笑樂蓋狎習久身自為伶也。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帝嘗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一日與諸伶戲於庭四顧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手批其頰帝失色左右及諸伶皆大駭其持新磨詰之答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於是眾乃大笑帝喜更厚賜。唐趙在禮反於鄴命李嗣源討之帝幸關東招撫至萬勝關聞嗣源已據大梁登高嘆曰吾不濟矣會優人郭從謙作亂帝為流矢所中遂殂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於灰燼之餘。

後唐明宗 在位八年號天成長興

敕解縱五方鷹雉

刻九經板印

後唐明宗本胡人克用養子也莊宗既弑諸將請立使堅辭避位迎立魏王不獨唐室再造亦且功名令終奈何監國之令行而通王雅王殺於民間魏王繼岌縊於渭南耶然在位以來頗多善政置端明殿學士使百官轉對奏事禁四方之獻獎六畏之疏聽醫瘡剜肉之詩史稱有道焉而不知其弑主母殺諸王大節殊虧也傳子未幾即為阿三所弑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天道恢恢信夫。



張肅忠義

姚洪死節

後唐明宗

帝稱監國。弒劉后。殺諸王。李紹真等請改國號。帝曰：吾年十三。重獻祖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不聽。遂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帝本武夫。不知文字。每四方章奏至。必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復不知書。讀多外誤。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趙鳳及馮道為之。鳳性剛。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帝以示羣臣。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即舉斧斫之。應手而碎。唐澄上疏言：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人隱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蔽聞。深可畏。帝獎之。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曲盡農家情狀。人主不可不知也。

後唐閔帝

在位四月。廢帝。在位二年。號應順。號清泰。

李敬美諫厚賞將上

張文寶不受吳餽

後唐閔帝。名學。字讀真。觀政要。亦有圖治之意。奈朱昭馮贊用事。擅易藩鎮。使廢帝疑懼。舉兵鳳翔。廢帝本王寡婦子。明宗過平山。掠養宮中。最見親愛。乃不念父德。而弒閔帝於衛州。殺孔妃四子。暴矣。及石郎至。心膽墮地。即攜傳國寶。登樓燒死。又何怯也。當時入洛。許軍士緝錢。府庫枵然。括民財給之。猶然怨望。因惡廢帝而思閔帝。有菩薩生鐵之謠。嗟乎。唐祚止十三年。而四主三姓。慘殺相尋。何其烈哉。

石敬瑭有功  
得衆心

梁震稱荆臺  
隱士

後唐閔帝廢帝

朱弘昭馮贇以廢帝久鎮鳳翔欲徙之廢帝謀於將佐皆曰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遂舉兵拒之閔帝出奔廢帝至蔣橋馮道等上表勸進遂入洛陽即位遣人弑閔帝於衛州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閔帝遇害慟哭半日自經而死○時有司百方斂括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至后妃器服簪珥皆出之以賜軍士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廢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及石敬瑭引契丹至軍士驕悍不爲用羣臣或勸帝北行帝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廢帝欲擇宰相問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姚顛有人望帝未能決因並書其名內琉璃屏中夜焚香祝天旦以箸挾之得文紀遂拜同平章事已石晉兵起帝北征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入相輿議皆謂可致太平不圖今日使我至此紀惶恐謝○宰相馬肩孫不通世務時號爲三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

後晉高祖

在位七年  
號天福  
出帝 在位四年  
號開運

和疑署門不  
通賓客

安重榮恥臣  
契丹

後晉祖石敬瑭明宗愛瑁也借契丹兵入洛陽移唐祚罪難道矣尊契丹爲父皇帝復獻幽薊十六州令山前山後四百三十二年不見天日害尤甚焉然猶數被責讓憂鬱而殂馮道背顧命立兒子出帝內政不修調鷹拒諫寇至而不知懼吁翁怒則來戰矣十萬橫磨劍安在哉迨德光升殿自稱大遼天子諭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而生也蒙名負義死也委骨窮塵誰實爲之耶

桑維翰諫負契丹

沈勁死節

後晉高祖出帝

帝受契丹命為大晉皇帝。割幽薊涿瀋順新雲蔚蔚莫武應朔媯儒寰等十六州以獻之上。尊號曰父皇。帝契丹止晉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已而晉納吐谷渾契丹遣使來讓。帝憂悒成疾。命幼子重睿出拜馮道使輔立。馮道背顧命而立出帝。出帝既立。桑維翰求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初景延廣對契丹使曰。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勿悔也。至是契丹主曰。致兩主失權。皆汝所為。十萬橫磨劍安在。○契丹主名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願推戴皇帝。於是始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稱大遼會同十年。諭晉主曰。孫兒但勿憂云云。遂封帝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桑維翰形容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又鑄鐵硯示人。曰。硯做則改。而他卒。以進士及第。仕晉為大臣。

後漢高祖

在位二年。號乾祐。

隱帝

在位二年。號仍乾祐。

帝初為李氏贅婿。牧馬犯僧田。

契丹以馮道為大傅。盡載庫寶以行。

後漢祖劉智遠擁精銳之兵。居形勝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遂南面而正位焉。改國號漢。仍稱天福年。曰。予未忍忘晉也。議括民財賞將士。聽李后之諫。悉宮中所有。出以勞之。中外悅服。二年而祖隱帝嗣位。時大臣多武夫。將相如水火。帝復遊戲自如。太后切責之。欲殺邠章。邠肇太后戒不可。乃重違賢母之命。輕信羣小之謀。禍不旋踵。必然之勢也。父子相繼。不過四年。享國之短。天乎人乎。

郭威温辭色  
受言將卒歸  
心

宮中多怪

後漢高祖隱帝  
帝在河東富強冠諸鎮及契丹滅晉諸將勸進於是  
先正位號然後出師○隱帝時楊邠總機政王章掌  
財賦史弘肇典宿衛郭威主征伐邠素愚蔽不喜書  
生嘗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足矣文章禮樂何必介  
意弘肇亦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  
子安足用哉王章尤不喜文士嘗曰此輩與一握算  
子未幾帝殺楊邠王章史弘肇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  
兵至封邱帝遣兵拒之自出勞軍為亂兵所弑○高  
祖從弟蔡王信素黷貨好殺戮軍士犯法者召其妻  
子對之判別支解使自食其肉流血盈前而信樂飲  
自如也○蘇逢吉貪詐嗜殺事高祖高祖嘗以生日  
命其疏理獄囚謂之淨獄逢吉閱囚無輕重盡殺之  
還報曰獄淨矣○劉銖官節度用法刻深民有犯者  
問其年幾何答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  
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  
執其妻裸露至以席自蔽云

後周太祖 在位三年  
號廣順

帝自謂周郭  
叔之後

後周祖郭威嘗說劉智遠晉陽稱帝建策最多迨其後  
也受托孤之任負震主之威因隱帝誅戮大臣知必不  
能自全不得已乘危而發至封邱隱帝為亂兵所弑猶  
迎劉贇澶州之行裂旗被體即為眾所擁立論者於此  
有怨辭焉况其碎玉器於庭不責異物罷營田牛課能  
恤民隱不遏糴絕貢獻拜孔林善政班班載在簡冊故  
五代十三君賢者獨推後周世宗為最太祖次之其餘  
俱無足稱者

李穀以人臣  
盡職為對

范質宰相器

邊編號邊佛  
子邊菩薩邊  
和尚

後周太祖

馬道帥百官謁見帝帝自迎春門入帥百官見漢太  
后因請立嗣君太后詔迎漢主從弟贊即位會遼兵  
入寇太后命帝擊之至澶州將士大噪曰天子須侍  
中自為之裂黃旗以被帝體因擁南行太后詔廢贊  
為湘陰公乃以帝監國尋即大位○帝悉出漢宮中  
寶玉器碎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自今珍  
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  
鬻之以充國用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  
何為初梁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  
牛死而租不除百姓甚苦詔悉罷之○淮南饑請糴  
於周帝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禁○罷四方貢獻  
珍食謂王峻曰朕起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口  
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詔曰朕生長軍旅  
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  
術各具封事以聞○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將拜左右  
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  
王之師敢不拜乎遂  
拜又拜墓命禁樵採

後周世宗

在位六年  
號顯德

恭帝

在位六月  
仍號顯德

後周世宗本姓柴幼從姑長太祖家太祖遂以為子初  
封晉王後繼周祚深知近世之弊在威令不行下陵上  
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轉敗為功南割江淮西克秦  
鞏北開關南皆身履行陣決策應機功亦烈哉毀佛像  
鑄錢賑淮南米粟刻木為耕夫織婦置諸庭服則名儒  
臣讀前史商確大義五六年間德威震於寰區制作可  
施後世不意中道面崩恭帝嗣位半年而陳橋兵變點  
檢作天子非周祚之甚促實宋運之當興耳

帝有削平天  
下之志

南唐孫景以  
死報國

旌劉仁瞻之  
節

趙匡胤繫纓  
飾馬

韓通一門死

李筠伐宋死

李重進死節

日光摩盪

後周世宗恭帝  
帝自將與東漢戰於高平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帝  
親冒矢石大敗漢軍以樊何責戰斬之自是將卒始  
知所懼○氏南唐取江北四州江淮始通舟楫○伐  
蜀取秦階成州○伐契丹闕南悉平○時中國乏錢  
詔悉毀天下銅佛像鑄錢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幻  
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民猶不惜  
割截豈惜此銅像哉○淮南饑帝命以米貸之或曰  
民貧恐不能償帝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  
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嘗夜讀書見唐元稹  
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即詔頒圖法使吏民  
先習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田○帝嘗於文書囊中  
得長三寸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  
都點檢命趙匡胤代之及恭帝立遼與東漢連帥入  
寇遣匡胤禦之部下謹言將以出軍日冊點檢為天  
子上天民恐怖惟內廷晏然不知師至陳橋驛將士聚  
謀已定環甲執兵直逼匡胤寢所曰諸自無主願策  
太尉為天子匡胤未及對則相  
與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

附十二國

錢鏐在位三十  
十二年諡武  
肅  
拔鏐封落星  
石為寶石山  
制書稱號寶  
元瓘在位十  
年諡文穆  
和佐在位六  
年諡忠獻  
和侖在位一  
年  
和俶在位三  
十五年  
楊行密在位  
五年

五代偏方割據之國有十二焉吳越錢鏐臨安人也唐  
僖宗時販鹽為盜有詠章術者謂臨安有王氣見鏐驚  
曰此其人矣後以討黃巢平董昌功封越王又封吳王  
保據浙江射潮築塘改所居城為衣錦軍梁封吳越王  
子元瓘嗣勳勳著績大顯無傷子和佐嗣克遵先志和  
俶繼之值胡進思作亂廢和俶而立和俶能除去亂  
臣兄弟無間至太平興國二年入朝封淮海國王子孫  
多為顯官吳越亡吳楊行密合肥人也唐淮南節度使

渥在位一年

隆漢僭號武

義凡十三年

溥僭號順義

乾貞太和天

祚凡十六年

李茂貞在位

三十八年諡

忠敏

王建僭號武

成永平通政

天漢光凡

廿八年

衍僭號乾德

咸康凡七年

進封吳王建國楊州子渥嗣凌蔑管章徐温等兵諫不

從既而弑之立弟隆漢弟溥繼之潛稱帝遷金陵為徐

温子知誥所篡吳亡岐李茂貞即宋文通博野火也擊

黃巢破朱以功拜鳳隴節度使賜姓名後舉兵兩犯京

師加尚書令封岐王後唐改封秦王子從贖嗣為鳳翔

節度使岐亡前蜀王建舞陽人也田令孜養子僖宗被

令孜劫遷建從行棧道功拜四川節度使進封蜀王梁

滅唐建亦稱帝子衍嗣甲官用事酒色熏心後唐伐之

衍輿輓脚壁出降蜀亡燕劉守光樂壽人也唐盧龍節

劉守光僭號  
應天凡六年

馬殷在位三

十三年諡武

穆

希聲在位二

年

希範在位十

五年諡文昭

希廣在位四

年

希範在位一

年

希崇在位一

年

度使劉仁恭之子丞父妾因父殺兒自為節度使乾化

元年僭稱帝晉王存勖伐之擒其父子凱歌入晉陽先

斬守光刺仁恭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燕亡楚馬

殷鄆陵人也唐武安軍節度使五代 唐封楚王子希

聲嗣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唐明宗以為節度使父喪不

哀日啖五十雞希範仍嗣楚王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

而身居其中日身一龍也尋卒希廣繼之希範弑廣自

立荒淫暴虐國人囚之而立希崇亦繼酒無度臣民不

附為南唐李景所并楚亡閩王審知固始人也唐福建

一

王審知在位三十四年諡忠懿

延翰在位一年

延鈞僭號龍啓永和凡十年

繼鵬僭號通文凡三年

延義僭號永隆凡六年

延政僭號天德凡四年

劉隱在位十年

龔僭號乾亨白龍大有凡

觀察使王潮之弟潮卒審知代之進封瑯琊王梁封閩

王子延翰嗣一日繙史記有閩越王無諸傳出以示

吏曰閩古王國也不王何待遂自稱王弟延鈞弑之自

立僭稱帝子繼鵬弑之自立無道亦被弑叔延義嗣淫

虐尤甚朱文進弑之自立延政討之延政者延鈞之弟

天福八年稱殷帝於建州者也未暇徙都而南唐攻滅

文進延政亦窮蹙出降閩亡南漢劉隱上蔡人也唐廣

州刺史劉謙之子梁封南海王弟龔嗣僭稱帝置蛇牢

廿五年份僭號光天

凡二年晨僭號應乾

乾和凡十五年

張僭號大寶凡十五年

高季興在位廿二年諡武信

從誨在位二十年諡文獻

保融在位十二年諡貞懿

保勗在位二年

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子份嗣靈衰飲酒裸男女以為

戲弟晟弑之自立亦無道子張嗣作燒煮剗剔刀山劍

樹之刑令罪人鬪虎抵象賦歛繁重作諸淫巧日費數

萬金暴虐尤甚宋太祖聞而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命

潘美伐之執至京師封恩赦侯南漢亡南平高季興陝

州人也梁宋州刺史進封渤海王後唐封南平玉子從

誨嗣時南漢諸國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故

人謂之高賴子子保融嗣性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

勗及卒保勗請命於宋宋授以節度使傳子繼冲至乾



繼沖在位一年 德元年入朝仍授以荆南節度使南平亡後蜀孟知祥

孟知祥僭號 邢州人也晉太原尹後唐封蜀王尋僭稱帝子昶嗣驕

昶僭號廣政 奢無度穢器俱裝七寶好為指擊之事母李賢妃妻花

凡三十一年 蕊夫人諫之不聽宋遣王全斌伐之昶率族至汴待罪

李昇僭號昇 關下封秦國公後蜀亡南唐李昇徐州人也自言唐憲

元凡十年 宗後為楊行密所得賜徐溫為子命名知誥楊溥稱帝

知誥為相封齊王天福二年滅吳據其地復姓更名改

景儻號交泰 號南唐僭稱帝子景嗣周世宗伐之急去帝號尋復改

中興凡十八年 元遷洪州子煜嗣仍居金陵善屬文工書畫是為李後

煜僭位十一年

主後貶國號曰江南宋命曹彬伐之煜乞緩師太祖曰

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所豈容他人鼾睡

劉崇僭位十四年 遂克之煜至京師封違命侯南唐亡東漢劉崇漢高祖

劉知遠之弟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遇害謀舉兵郭

威迎立其子贊恐崇疑已因自指其頸給曰自古決無

雕青天子幸無我疑崇信之乃罷及威自立崇遂稱帝

於太原子承鈞嗣用五臺山僧花腹山道人以理國政

事多矯揉一傳即滅繼恩繼元甥嗣舅宗宋太宗親征

并州繼元迎降封彭城公東漢亡

承鈞僭號天

會凡十四年

繼恩僭位二

月

繼元僭號廣

運凡十一年

附遼

耶律億僭稱  
太祖號神冊  
天贊天顯凡  
十九年  
德光僭稱太  
宗號會同大  
同凡廿一年  
阮僭稱世宗  
號天祿凡四  
年  
璟僭稱穆宗  
號應歷凡十  
八年  
賢僭稱景宗  
號保寧乾亨  
凡十四年

遼之先出自炎帝其可知者蓋自奇首至德祖已八世  
世屬契丹德祖生耶律億才墮地體即如三歲兒能前  
匍三月能行擘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  
翼衛者雖齟齬言必及世務既長身長九尺能關弓三  
百斤德祖死億遂建國破室韋諸部伐河東河北略地  
至薊與唐李克用盟拔劉仁恭於燕因以偏師討東北  
諸部及女直之未附者於是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  
漠信威萬國廟號太祖子億讓位於弟德光德光立頗

遜緒僭稱聖  
宗號統和開  
泰太平凡四  
十九年  
宗真僭稱興  
宗號景福重  
熙凡廿三年  
洪基僭稱道  
宗號清寧咸  
在大康大安  
壽隆凡四十  
六年  
延禧僭稱天  
祚帝號乾統  
天慶保大凡  
廿五年  
清僭稱天錫

疑之倍曰吾嘗過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即日攜美人  
載書浮海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已而德光滅唐立晉  
改國號遼縱騎四出以牧馬為名死即剖腹實鹽謂之  
帝犯倍子阮立述軋弑之德光之子璟繼嗜酒無度周  
世宗伐之阮子賢立與宋太宗戰於高粱河傳子隆緒  
冲年踐祚歸其權於母蕭太后復號大契丹大舉入宋  
有澶淵之役子宗真嗣國富兵強乘宋有西夏之擾言  
關南地富弱以榮辱獻納之說爭而和好復定子洪基  
嗣酷好浮圖歲齋僧三十六萬復國號遼宋使韓縝割

帝號建福  
定號德興共  
三年  
雅里號神歷  
大石僭稱天  
祐帝號延慶  
康國凡廿年  
答不煙僭號  
成清  
彝烈僭稱仁  
宗號紹興凡  
十三年  
普速完僭號  
崇禎  
道魯古僭號  
天德凡三十  
四年

地界之延禧以孫繼立宋徽宗遣童貫結好女直相約  
來攻取燕雲延禧走來山謀奔西夏為金人所擒凡九  
世共二百二十年宗真之孫湊即位南京號北遼傳定  
及雅里年數未詳西遼大石億入世孫也以進士上策  
官翰林學士尤善騎射稱文武全材因遼亡建國於起  
恩漫又遷虎思廿年而歿肅后塔不煙稱制七年號感  
天皇后子彝烈嗣命妹普速完權國十四年號承天皇  
后彝烈之子道魯古繼之為乃蠻所滅又五世計八十  
八年

宋太祖 在位十六年號  
建隆乾德開寶

詔修前朝諸  
陵  
禁火葬  
置義倉於州  
縣

宋太祖趙匡胤逢機邁會以有天下身上黃袍豈一時  
猝得袖中禪詔亦平日夙成周主太后命毋驚犯同漢  
唐之義彬伐江南戒勿暴掠似湯武之仁豁達大度推  
心置腹以至削平諸國所向有功陳搏聞帝即位曰天  
下自此定矣赤光異香之夜即嗣源焚祝之期豈非天  
哉臨終禪位疑授受之際不得其正夫灼艾分痛曾幾  
何時而忍為此燭影斧聲之說出自湘山野錄其不足  
盡信也夫

幸武成王廟  
去白起像

洞開諸門如  
我心

五星聚奎

太祖

太祖為諸將所擁上馬還沐乃儻誓諸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即肅隊而行及入宮宮百官至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遣曹彬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胡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南漢劉鋹降賜以卮酒疑有毒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後唐明宗在宮中焚香祝曰我胡人因亂為眾所立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夕帝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太宗有疾帝親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李燾采湘山野錄謂太祖名太宗入禪其夕遙見燭影下有斧聲遂令宋家兄弟有千古不決之疑○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學士竇儀答曰此必蜀物昔王衍有此號帝笑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士

宋太宗

在位廿二年號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

賜九經白鹿  
洞  
親訊貢士分  
三甲賜瓊林  
宴

宋太宗承太祖以太后顧命舍子而立三年收吳越四年滅北漢天下一統盛矣太祖嘗言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太祖待帝之心甚厚而帝待太祖之子甚薄何也金匱渝盟雖趙普已誤再誤之言啓之而背母負兄一第二姪俱罹非命即抱哭癡兒亦何以塞公議耶當日母子託命共保富貴之語帝心不滿宋后已久至后崩不為成服秉心維忍矣然御極以來仁恕恭儉史臣非盡誣也

宋史

十九

士

曲宴賦詩

種放裂佛經  
為幃帳

太宗  
杜太后臨終囑太祖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  
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  
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  
普即為誓書藏之金匱○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  
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  
聞不悅及還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  
曰待汝自為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  
往抱其尸哭曰朕兒何至此耶已而德芳亦歿光美  
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  
以太后遺旨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用再誤光美遂  
安置房州尋卒○初太祖崩帝入宋后呼曰母子  
之命俱託於官家帝泣曰共保富貴無疑也○帝勤  
於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  
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  
為勞也○寇準請立儲帝曰孰可對曰陛下為天下  
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帝俛  
首久之曰壽王可乎  
準曰知子莫若父

宋真宗

在位廿五年號咸平景  
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

賜九經於學  
校  
除農器稅  
田錫林疏  
王曾捕飛帽  
妖言

宋真宗寬仁慈愛為繼世賢君契丹入寇能黜王陳之  
計任寇準之謀親征和解南北弭兵可謂明且斷矣準  
自伐其功王欽若因譖之帝之怏怏所自來耳至欽若  
以封禪啓其雄心堯叟以經義相與附和天下遂爭言  
符瑞不意寇準亦以天書入相所謂不學無術其信然  
乎時妖妄如戲制作紛紛五鬼比而熒惑假令李沆在  
帝必不然然挽臨終之危機猶幸有王曾魯宗道二人  
也

王欽若閉門  
修齋誦經

陳彭年號九  
尾狐

丁謂拂鬚

兩月並見西  
南

真宗

契丹侵澶州中外震駭寇準請駕親征帝難之乃名  
問羣臣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準爭之  
帝乃決策親征定和議各解兵歸欽若謂帝曰城  
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役是也陛下聞博平博者  
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  
注也斯亦危矣準由是出知陝州張詠適自成都還  
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  
莫論其意歸取讀之至於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  
我矣帝自聞欽若之言深以為辱欽若因進封禪  
之說堯叟以經義附和由是天書疊見詔議封禪  
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丁謂附和之與陳  
彭年劉承珪等大修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  
時入目為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  
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帝  
嘗晚坐承明殿召王曾入對既退使內侍諭曰恩卿  
甚故不暇朝服見卿勿以為慢其見憚如此尋以曾  
兼會靈觀使不受魯宗道立朝侃侃貴戚用事  
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志骨鯁也

寫無逸圖於  
屏

後苑觀刈麥

封周世宗後

趙抃一琴一  
鶴

司馬池墮退

詔天下立學

定三場科舉  
法

剪鬚賜呂夷  
簡

宋仁宗 在位四十一年號天聖明道景祐  
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

宋仁宗隨母臨朝十一年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  
多事慶曆後急於求治而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小范老  
子主邊疆鐵面御史專封奏黑王相公在樞密閣羅包  
老居要府天下異人宰端揆韓魏公寒西賊之心富鄭  
公善北使之職歐文忠變時文之體狄武襄成廣南之  
功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傳曰為人君  
止於仁帝何愧焉第仁慈有餘而知勇不足白璧微瑕  
其在郭后一事乎

宋史

初置武舉  
四賢一不肖  
詩  
富弼焚家書  
歐陽修進册  
黨論  
枯竹生筍  
王安石上萬  
言書  
劉隨號水晶  
燈籠  
雨赤雪  
同日無雪而  
震者五

仁宗

范仲淹兼知延州。敵人間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范雍。趙抃為殿中侍御史。不避權貴。人謂鐵面御史。三德用為樞密使。契丹使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包拯性剛直。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文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北使來聘。見之拱手曰：真天下異人。韓琦。范仲淹為陝西使。邊上謠云：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契丹求關南地。富弼如契丹。反覆陳其不可。言北朝得地為榮。南朝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議及結昏。又卻之。議及增幣。契丹主曰：既增我幣。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其弟乎。然則為納。何如。弼亦不可。契丹乃遣使來議。獻納二字。帝用晏殊議。以納字與之和。奸遂定。歐陽修知貢舉。裁抑時文。復古體。狄青破儂智高。廣南平。尚美人有寵。與郭后爭。帝自起。救之后。誤批帝頰。帝大怒。以爪痕示呂夷簡。夷簡素憾后。以漢唐故事為對。遂廢之。

宋英宗 在位四年 號治平

劉敞進讀史記

宋英宗召入東宮。肩輿就道。行李蕭然。先戒其家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即位。同曹太后臨朝。宦官簧舌。兩宮不和。賴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撤簾還政。後屢議濮王典禮。論說紛紛。終無定見。曷若尊稱皇伯父。使子孫襲爵。泰祀則於大統。無幾微之失。於所生極尊崇之道。為允當乎。帝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凡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後世咏歌至德。亦云盛矣。

司馬光修通鑑

登瀛抱槩

韓琦請建儲  
張方平進筆

英宗

帝初立。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兩宮幾成隙。韓琦解之。太后猶未釋然。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親不慈而子孝。乃為可稱耳。帝遂感悟。温成即仁宗所寵張貴妃。太后猶臨朝。韓琦問太后。何日撤簾。還政。太后遽起。琦即薦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議典禮。司馬光曰。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服可降。而名不可沒。宜稱親。廷議紛紛。不若明道先生。以當稱皇伯。父云云者。最為允當。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不能得紙。至以荻畫地學書。一日謂修曰。汝父為吏。嘗夜秉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堂求其死也。其平居教子。弟嘗用此語。吾耳熟焉。修服其語終身。

宋神宗

在位十八年  
號熙寧元豐

初封太祖後

罷鬻祠廟

司馬光王安  
石理財之辨

宋神宗孝友謙抑。將大有為。慕堯舜而用王安石。使變更成法。以壞天下。韓琦疏入。曾罷青苗矣。鄭俠圖上。曾罷十八事矣。即暫免安石。而仍用韓呂。則安石實未嘗免也。安石復相。令韓縝劃地界遼。用欲取姑與之策。以祖宗七百里地。輕以與人。終宋之世。何能取償尺寸哉。迨民怨日叢。外患日熾。帝亦終夜不寐。遶榻而行。晚矣。要之以國事。任安石。病在心腹也。以邊事。任李憲。病在四肢也。亡宋之禍。不自帝始耶。

宋史

二十三

土



吳奎進治說  
三篇

王安石眼多  
白甚似王敦

張士孫學聖  
本朝第一

神宗

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倉糴本散與人戶令出  
息二分春散秋歛曰青苗法蘇軾言錢入民手雖良  
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鞭箠  
必用恐州縣不勝煩矣○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  
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  
並城民買麻枲麥楚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  
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安上門監  
鄭俠乃繪所見為圖密疏以奏帝觀圖寢不能寐翌  
日命罷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是日大雨呂惠卿請  
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鄭俠獄○安石薦韓絳呂惠  
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詔宦官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夏我師敗績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  
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  
氣之先者也二十年上用南土作相多引南人專  
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  
是果驗後雍卒賜諡康節

宋哲宗

在位十五年號  
元祐紹聖元符

賜孝子徐積  
諡節孝先生

蘇洵辨奸論

賜蘇軾金蓮  
歸院

太后賜社飯

宋哲宗冲年嗣位太后臨朝庶事修舉及親政罷蔡確  
相司馬光新法害民者次第更之光之力也不幸光卒  
而程頤蘇軾劉摯等以私忿相爭分洛蜀朔為三黨矣  
夫元祐改紹聖由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楊曾終於章  
蔡以安石為聖而思紹述之耳仍用新法罪元祐諸臣  
是君不君也背宣仁太后是子不子也廢孟后立婕妤  
是夫不夫也夫國之所以存者三綱耳三綱絕而金秋  
之難萌徽欽之禍兆矣

胡宗愈進無黨論

程顥言新法吾黨激成

王珪三旨宰相

日食雲霧不辨火入輿鬼

哲宗

宣仁太后臨朝號女中堯舜。洛黨程頤為首，朱光庭、賈易輔之，蜀黨蘇軾為首，呂陶等輔之，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輔之者甚眾，各樹朋黨，相為訾議。惟呂大防、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畏之，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諫之。楊畏、曾布先後上疏，乞絡述先政，遂收元祐聖章。惇、蔡、居要地，協謀報復。追貶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等。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等，及諫臣范祖禹、劉安世等。貶文彥博、程頤、王珪、韓維等。○劉婕妤恃寵譖后於帝，章惇附之，遂廢后為仙師。○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後得疾，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為條其便宜甚悉。尋卒。光嘗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未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

賜張商英商霖二字

立八行取士科

幸蔡京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

蔡京父子各立門戶

童貫載馬楹歸始圖遼

宋徽宗

在位廿五年，號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

宋徽宗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因之以竄其奸。故一惑於新法，則封舒王父子；從祀孔廟，二惑於報復，則立黨人碑；三惑於培克，則括民田，收經制，免夫錢；四惑於玩好，則領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五惑於神仙，則上玉皇徽號，受冊為教主道君；以至大水告也，黑嘗見也，男孕子也，女生髭也，狐升御座也，百姓怨對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背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以開邊釁，封昏德公，殂五國城，何非自作之孽歟。

都下宛若山  
林陂澤

幸王黼第觀  
芝

李翼

節 李翼罵賊死

節

傅察使金死

節

林攄不識甄  
盜守

節

龍見於京師

徽宗

帝謂蔡京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  
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曰敢不  
盡死○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覲結怨於  
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  
信以開邊釁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願陛下殺此六  
賊以謝天下○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  
籍元祐諸臣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一百二十人為奸  
黨刻石端禮門并刻石州縣石工安民泣曰被役不  
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愧  
之○朱覲領應奉局花石綱於蘇州東南部刺史郡  
守多出其門時謂東南小朝廷○帝約金滅遼尋為  
金虜封昏德公姐於五國城○清谿民方臘左道惑  
眾適吳中困於花石之擾比戶致怨臘乃陰聚遊手  
之徒以誅覲為名陷建德等處後遁還清谿韓世忠  
擒殺之○淮南盜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江湖轉掠  
十郡張叔  
夜擊降之

宋欽宗 在位一年 號靖康

何灌死節

張確死節

王稟負御容  
死節

張克敵死節

劉焄死節

宋欽宗為金人所迫欲幸鄧襄李綱拜泣邀止治守戰  
具乃有李邦彥梗之質構於金金既撤圍綱料入冬必  
南力條秋防又有耿南仲嫉之出綱於外夫李綱捍國  
种師道勤王金人雖強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  
烏能久乎而竟罷綱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屈志買  
和六丁六甲笑談兒戲遂至六宮舉族盡遭北轅余甚  
嘆帝之不能知人善任自速死亡之禍及京師陷曰宰  
相誤我父子嗚呼晚矣

宋史

霍安國一門死節

歐陽琦忠義

報國

陳東搥登聞

鼓

天狗星隕有聲如雷

聲如雷

慧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

昌

欽宗

种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經過敵營金人懼遣使問違誓之故乃罷綱以謝金人。○李邦彥善謳謔自號浪子人謂浪子宰相。○以郭忠為成忠郎選六甲法以禦金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敵攻益甚忠笑談益甚曰非至危吾師不出及京師陷帝大慟曰不用种師道以至此遂如青城奉表請降還宮土庶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遂以太上皇太后與親皇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妃康王夫人刑氏等北去又以帝及后太子妃嬪宗室并秦檜等北去府庫蓄積為之一空。○邦昌僭位四十日及金人退自去帝號詣闕伏罪高宗正位貶潭州賜死。○李若水從帝如青城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大哭金人擊之罵不絕口而死金人曰遼亡死義者多南朝惟李侍郎一人。○金人欲相學士劉韜韜歸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即酌卮酒溢死金人歎其忠編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始斂顏色如生

五代史

司天

五代初因唐之故用崇元歷至晉司天馬重績始更造新歷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正月雨水為歲首蓋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蔭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歷然世謂之小歷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諸朝廷賜號調元歷纔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卒復用崇元歷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元歷於家民間又有萬分歷蜀又有永昌歷正象歷南唐有齊正歷五代之際歷家考見者止此而調元既非古明元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民間其法皆不足紀永昌正象齊政又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自周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歷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于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歷經一卷歷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歷一卷以為欽天歷其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

五代史

二十七

士

其大體遂從假用以求捷徑並削去之

職方

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  
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  
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  
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  
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  
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  
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  
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  
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晏  
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  
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  
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至周末而閩已  
先亡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  
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浙  
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平合中國所  
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

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梁

敬翔

翔從太祖温用兵三十餘年盡心營職温破徐州得時  
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尚讓妻也温以妻翔翔時已  
官金鑾殿大學士而劉猶侍温起居出入臥內翔患之  
劉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王家宰相時溥  
國之忠臣以卿門弟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温故謝  
而止之劉別置典謁交結藩鎮爲温寵信每言事多得  
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

寇彥卿

温之遷都洛陽也遣彥卿奉表昭宗逼之發長安居人  
至折屋爲椳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  
胤朱温使我至此時昭宗四顧陵廟徬徨不忍顧左右  
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會何后娠將娩昭宗遣人告  
温乞雷待冬行温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  
一日雷也彥卿至即日逼上道

羅紹威

五代史

二十八

上

紹威初起魏博為唐藩鎮已乃事朱溫溫篡唐威與謀焉溫都洛陽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溫喜曰昔蕭何為漢起未央宮紹威越千里建此過蕭何遠矣賜寶帶名馬紹威頗知學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時江東羅隱詩名甚著威重幣結之為通譜系序昭穆因集自所為詩名之曰偷江東集

張策

策字少逸幼聰悟嗜學父同居洛陽敦化里因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平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侍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同大驚異後見梁太祖太祖呼為張夫子累官門下平章

王師範

朱溫圍天子於鳳翔諸鎮將莫敢救者詔至青州獨王師範泣請兵於楊行密因斬梁將婁敬思等已溫篡遣人就洛陽族師範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宗戚飲別謂使者曰死人所不免然懼少

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少長以次起就戮坑所聞者憐之

王彥章

晉取鄆軍聲大振末帝召彥章至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聞失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之滑州陽置酒大會而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士六百人各持巨斧乘流直下彥章酒半佯起更衣則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令舟兵以巨斧斬浮橋而身攻其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裁三日云

溫韜

韜起羣盜事李守貞叛降梁已復叛歸茂貞末帝時復叛降梁為三鎮節度使韜在鎮悉發唐諸陵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入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土有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蹟韜悉取之遂傳人問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韜復叛梁歸晉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可赦莊宗不誅明宗入洛始賜死

鄭珏

五代史

二十九

十一

王仕梁宮平章唐兵入汴末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  
翔等相持勸哭因召王聞計王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  
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  
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願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王俛首  
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敬皇后

后劉氏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自五六歲  
時為婢將袁建豐掠得納入宮已善吹笙歌舞有色莊  
宗嬖甚寵專房其父聞女貴上謁莊宗召袁建豐驗之  
建豐曰此黃鬚翁是向護女主者然劉時方與諸夫人  
爭寵正欲以門弟相高見叟大怒曰妾去卿時妾父不  
幸死於亂軍妾環尸慟哭而去安從得此田舍翁徑言  
劉叟逐之去

郭崇韜

莊宗之軍於朝城也段疑軍臨河梁雖失德勝而我軍  
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梁梁方召諸鎮兵欲圖大舉唐諸  
將皆憂懼請棄鄆而以河為界莊宗問崇韜崇韜對曰

陛下興兵來十餘年矣今大號已建人望成功而乃得  
一鄆不能守雖欲指河為界誰復為陛下守者臣自康  
延孝來已盡得梁虛實此實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  
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直搗其巢不出半月天下定矣  
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  
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  
何足信莊宗即日下令軍發八日而滅梁崇韜位兼  
將相深以盛滿為懼而性公嚴不為權近所喜議頗入  
之莊宗嘗患暑思別作一樓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展  
陛下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問崇韜曰昔我與梁對  
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深居宮陰  
而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昔艱難逸豫為慮不  
同其勢然也願陛下毋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可使繁  
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自是謹愈入卒賜死

李襲吉

梁晉構兵累年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進士李襲吉  
為書諭梁詞甚辯麗朱溫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  
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欢曰李公有士如此使

吾得之是虎而翼也温使敬翔作答書而工不及龔吉  
或云龔吉唐相林甫後

蕭希甫

希甫少舉進士而性多矯激初為袁象先巡官意快快  
乃棄母妻變性名亡之鎮州謁趙王王鎔鎔署為參軍  
又不樂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即  
位求天下隱逸士擢希甫知制誥已忤宦人復斥為駕  
部郎中奉詔宣慰青齊齊其故鄉也至則母已死妻  
亦改嫁矣時有引李陵書誡之者曰老母終堂生妻去  
室世傳為笑云

李存孝

存孝克用養子。猿臂善射每戰身披重鎧橐弓坐稍手  
舞鐵搥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捷疾如  
飛晉取潞州存孝功居多而為李存信所構遂背晉歸  
梁梁亡復歸晉自陳於晉有功無過為存信護攝以  
此克用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耶車裂  
之以殉然惜其才悵悵久之為不視事者十日

周德威

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  
圍太原令軍中日能生得周陽五者箭刺史梁驍將陳  
章號陳野又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求周陽五必生  
致之晉王克用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宜  
善備德威曰安知刺史非臣他日戰身自微服雜卒伍  
中見白馬朱甲者戒步卒佯退伺其過輒揮鐵鎚擊之  
墮馬遂生擒至已積戰功封燕王

元行欽

行欽素驍果有膽決嘗與李嗣源拒雲朔間入戰嗣源  
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還射亦中源左股已降莊宗喜  
其勇優擢之嗣源反行欽擊殺其子從璟從莊宗至萬  
勝鎮登道旁冢莊宗置酒相顧泣下野人獻雉問其冢  
名曰愁亭莊宗益不悅為從石橋酒酣相持勸與莊宗  
既崩行欽被執嗣源見罵曰吾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  
直視曰先皇帝何負爾遂斬於市

敬新磨

莊宗好獵獵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  
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之曰

五代史

三十一

十一



汝為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嗔人莊宗本一出夷狄狄人諱狗故新磨以此戲也莊宗大怒驚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無仇何故對曰陛下改元同光同銅也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釋之

張承業

承業事莊宗盡心營職一切以法從事即權貴無所假莊宗嘗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為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位曰臣受先王顧命誓雪國讐今為王惜

庫物而死死無恨矣太后聞召莊宗莊宗聞召懼乃酌兩卮謝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太后使人謝曰小兒忤公吾已答之乃解之承業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矣質自是得免已莊宗議賀曰帝位承業力諍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復唐社稷即元兇既殄使唐子孫在孰敢當之若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者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臣唐家老奴王今自取之悞老奴矣遂不食而卒

安重誨

明宗時重誨為中書令事多專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之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為竟卻之不奏李仁福又進白鷹重誨卻之明日白上曰陛下詔天下毋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令人取之入

他日按行西郊戒左右曰毋使重誨知也卒賈禍

李擇

擇工文詞仕唐為中書舍人時張又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諸學士作皆不能工命擇作之擇笑曰子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弟安能與英俊為準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和凝

凝少舉進士為梁節度使賀瓌從事瓌與唐莊宗戰胡柳瓌敗脫身走眾皆散獨凝隨之瓌還願見凝麾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當惜死乎已一騎追瓌後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乃得免瓌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士後必貴爾等謹事之因妻以女

任圜

明宗朝園為門下平章時方擇宰相園屬意李琪而安重誨薦崔協園爭之帝前曰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天下皆知號為假字碑臣以不知書悞蒙採擇相位

有後以臣一人取笑足云豈容更益已又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蜷蝦之轉也已竟相協人皆嗤之

姚洪

洪事唐為指揮使嘗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已敗被執璋謂曰爾昔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稱馬糞得一襜褕矣感思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反耶吾能為國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燃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烹之洪至死罵不絕明宗聞為之泣下

王弼贇

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至衛州州刺史王弼贇宿將多知謀問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弼贇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能維豈有以萬乘之主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即欲興復其誰與我於是奉帝居州解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酒大驚隕地弼贇曰此酒家也願

五代史

三十三

獻酒以慰無聊耳帝受之自是日獻一觴未幾引贊子  
晉 衛爲潞王賁鴆酒至亦令酒家獻之懸帝飲不疑遂殂

張允

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略云假有二  
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有罪若赦則無罪銜冤此所以  
致災非救災之術也使小人遇天災相喜而相勸以爲  
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則是教民爲惡也且天  
道福善禍淫若舍惡人而降之福是天又喜人爲惡也  
語甚痛快晉帝覽之大悅

裴從簡

從簡事晉爲都指揮使嘗中流矢鏃入髀命工取之工  
云須鑿骨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簡叱其亟鑿環  
視者不勝楚而簡言笑自若也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  
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王帶簡欲得之即遣二卒  
往謀刺取卒夜人伏隱處見其夫人夫婦如賓乃私歎曰  
欲奪其寶而害斯人不義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二  
卒去不知所之

馮后

后馮氏出帝后也先爲帝叔重脣妻重脣早卒馮寡居  
有色帝悅之時高祖敬瑭梓宮在殯帝竟册爲后是日  
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導后至御莊見於高祖之影殿  
羣臣皆賀帝願謂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  
臣出帝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轎而告曰皇太后之  
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大笑帝亦自絕倒顧左右  
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如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徹外  
殿

楊光遠

晉出帝時光遠謀反引契丹入寇帝命李守貞擊敗之  
契丹北去光遠嬰城自守猶北望稽首呼德光曰皇帝  
悞光遠即其子勸之出降猶曰吾在代北以紙錢祭天  
地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已卒見殺光遠  
既病禿而妻足又跛時人爲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  
跛脚皇后

王松

晉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

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至諭百官嘗受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敕松以手撫其背為引郭子儀以自解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傳笑

昭聖太后

隱帝好遊戲后每切責之帝曰朝廷事非太后所宜言已諍誅楊邠等太后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帝拂衣出曰謀及婦人不可也卒以亡

史弼肇

弼肇事高祖為大將兵所至秋毫無犯而性殘酷麾下少忤意立搥殺之民有抵罪者弼肇但示吏三指即腰斬時太白晝見令民無得仰觀觀輒腰斬

李守貞

守貞既反隱帝使郭威討之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兵出過道家問策道謂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善蒲博以道為議已觀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

城較其多寡勝敗可知也威大悟乃以遲久困之因諭年守貞食盡遂敗

土凝妻

凝以病卒官家貧子幼其妻李氏攜幼子負遺骸以歸道出開封止旅舍舍主人疑之不許留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乃仰天長號曰吾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臂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併污吾身竟自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嗟嘆開封尹聞於朝詔管其主人賜藥而厚恤之

周

土朴

朴事世宗為右拾遺嘗獻平邊策略云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之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避實擊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毗蜀可飛書召之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為必死之寇必須強兵力

攻然不足為邊患也世宗得書益奇之未及試其後宋興諸國以次第就滅惟并獨後果盡如朴言朴尤精律歷學其法皆傳於世

馮道

道歷事唐晉晉滅又事契丹朝於耶律德光德光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光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德無才癡頑老子德光喜拜大傳一日問曰今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野佛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賴道一言力也道事九君皆無諫諍獨周世宗欲擊劉晏乃切諫世宗曰唐太宗敵無大小皆自親征道曰陛下比不得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烏合之眾以我擊之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自將擊晏竟敗晏終道世止一諫而言不酬

十二國參宋史

吳越

梁朱温封繆吳越王兼淮南節度各有勸繆拒命者繆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遂受之已遣使進表於梁梁祖

問吏曰繆平生何好對曰他無好惟好玉帶名馬梁祖曰真英雄也因賜玉帶御馬繆子元瓘初質於外已歸國繆病臥召諸大將告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曰元瓘數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於是繆乃出篋為詩然好治宮至天福六年杭州大爾矣瓘遂立瓘善為詩然好治宮至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但元瓘所避處火輒隨之瓘懼因病狂尋卒錢氏兼有兩浙自繆世即重斂其民以事後僭下至鷄魚卵殼亦家至而日取之每拘一人至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廷先據一簿所負唱多少量笞之餘即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不堪其苦已至傲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宋祖每謂曰此吾幣中物何用獻尋入朝國滅

吳

安仁義朱延壽皆行密將也而延壽又密朱夫人之弟淮徐既定二人頗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賜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立曰我業成而喪明是天

五代中

三十六

七

廢吾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  
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至寢門刺殺之即出嫁  
朱夫人而執斬仁義

岐

朱温圍鳳翔既逾年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  
屎糞尸而食父自食其平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  
汝安得食人肉斤直百錢狗肉斤五百父甘食其子而  
人肉賤於狗昭宗時於宮中設小磨令宮人自屑豆麥  
以供御膳宦官韓全誨等猶倚李茂貞帝謂茂貞曰朕  
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茂貞  
乃斬全誨等二十餘人以示梁軍圍乃解是時諸侯  
強皆相次稱帝而茂貞止稱岐王妻則稱后以地狹賦  
薄下令推油因禁城門毋納松薪謂其可為炬也一優  
諂之曰臣請併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茂貞子從贖有  
田千頃竹千疇懼侵民利置不省鳳翔民頌以此德之

前蜀

王衍年少荒淫委政宦豎時蜀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  
晚首即墮謂之危懸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

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  
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后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  
酒醮免冠其髻髮然更施朱粉號為醉妝國中人皆效  
之嘗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仙也  
自作日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之而使宮人  
和焉衍之降也莊宗賜之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  
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率其  
宗屬將相等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莊宗用伶人景進  
計命宦者向延嗣盡誅之衍母徐氏臨刑大呼曰吾兒  
以一國迎降反用為僂天道不遠能克終乎時衍妾劉  
氏鬢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曰國喪家亡義  
不受辱遂就死見者憐之未幾莊宗遇弒

南漢

劉鋹時宦侍龔澄樞等用事引女巫樊胡子入宮胡子  
自言玉皇降身鋹於內殿設帷帳陳寶貝迎之胡子冠  
遠遊冠衣紫霞裙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為太子皇帝胡  
子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自是芝菌  
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并旁石自立行百餘

五代史

三十七

士

步而仆胡子皆以為符瑞國尋滅先是劉龔名龔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龔也龔因採飛龍在天之義名龔及是而龔澄樞覆之 龔性機巧有口辯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精巧以獻太祖太祖以示諸工官無不駭伏者因嘆曰使龔移此精思用之治國何至滅亡太宗嘗宴近臣龔與焉龔進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上大笑其善談諧若此

後蜀

孟昶國亡歸宋其母李氏有志節昶後卒李氏不哭第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取羞吾所為忍死以汝在故也汝死吾亦何用生為遂不食死母初入國上甚優禮之呼為國母嘗召見慰勞曰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

南唐

李煜既歸朝太宗嘗觀書崇文院召煜與劉鋹使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家舊物自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先是煜在國其妓妾嘗染碧

色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煜愛之白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天水為趙徵也

北漢

劉繼元既降太宗遇之加禮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卻正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類多暗懦若有遠識則國不亡矣此正可傷愍何反戲侮劉繼元今為降虜朕待之若賓客尤恐不慰其意也

外國

契丹

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歸中國也載書數于卷樞密使趙延壽假得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 述律者契丹阿保機妻突欲母也多知而忍阿保機死乃悉召其從行大將等妻謂曰吾今為寡婦矣汝輩豈宜有夫遂

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時趙思溫以材勇為保  
機所寵述律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藁所思溫不肯行  
述律曰先帝親信爾爾何不往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  
不行述律曰吾本欲從地下以干幼國中多事故未能  
耳然可斷吾一臂以殉左右切諫竟斷一腕而釋思溫  
德元時邵陽令胡嚙嘗從蕭翰入契丹記其道所經  
處甚悉姑撮其異者自幽州北行踰十日至登天嶺嶺  
東西連亘四顧真然黃雲白草不可極契丹人謂嶺曰  
此辭鄉嶺也可南望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  
復甦又十餘日渡黑水至湯城泥地氣最溫人苦大寒  
則就溫於此其地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  
金色燦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似翠可愛又十  
餘日至上京所謂西樓也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  
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  
道士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東京東去幾  
百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時得種以牛糞  
覆柵種之結實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至裏潭始見  
柳水草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木大馬食不過十木即

飽自是入大山行二十餘日見有室屋碑石是為陵所  
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  
始開日拋蓋禮畢問其禮祕不語距契丹東至海有鐵  
甸其地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始可飲又東為女真善  
射嘗作鹿鳴呼鹿出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為酒醉則  
縛之睡醒而後解不則殺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為酒醉則  
身牛足土多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  
底嘗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曠劫子其人髻首善射  
遇人輒殺而生食之為諸國所畏契丹五騎遇一驍劫  
子則皆散走又北為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為大  
嗥其妻則人也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嘗  
有華人至其國妻媵之使逃歸與筋十餘隻每走十餘  
里遺一筋蓋狗夫迫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復追則不  
及矣自錫甸以下皆契丹人語騎者謂契丹嘗選百里  
馬二十疋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行一年  
經四十三城所見如此北佗夷者尤頑傲父母死以  
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骨焚之  
醉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豬鹿多



得後為契丹所併

于闐

晉天福三年遣張匡鄴高居晦册于闐國王李聖天為大寶王行二歲至其國至七年冬始還居晦為記其尤異者道經吐蕃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珠珠之美者一珠易一良馬又西至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貢流沙也又西過仲雲界涉醜磧其地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臂可止渴又西度陷河伐檀置水中乃渡不則陷自此入于闐去京九千五百里矣于闐主李聖天衣冠如中國殿皆東回曰金册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南三千里曰玉州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河源出此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各異每歲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撈玉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物

遼史

行宮

大漠之間多寒風其人宮室轉徙隨時車馬為家人主因宜為治春冬遠寒秋夏避暑隨水草就敗魚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所各曰捺鉢春捺鉢曰鴨之河其地四面皆沙坳多榆柳杏林國主以正月上旬至其地時天鵝未至則卓帳冰上冰既泮則偵鵝者於有鵝處舉旗探騎即馳報國主則冠巾時服於上風望之報至輒鳴鼓驚鵝鵝騰起則圍騎舉幟麾之五坊擊進海東青鵝拜授國主放鵝鵝擊鵝墜近侍即舉錐刺之國主得頭鵝則以薦廟羣臣獻酒果致賀徧插鵝毛於首以為樂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山東北三百里有金蓮子河其地西山有清涼殿則避暑納涼地也秋捺鉢曰伏虎林林舊有虎據傷居民畜牧景宗一日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其地多鹿每夜將半鹿出飲鹽水則令獵人吹角效鹿鳴以呼鹿既集則射之謂之珣鹿

遼史

四十一

七

其地坦夷多榆柳冬月稍煖國主牙帳多於此坐冬牙帳以槍為硬寨槍外小獸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為禁園中有省方殿壽甯殿皆木柱竹椽以氈為蓋絲繒韜村錦為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為地障窗榻皆氈為之樽以黃油絹其宿衛則用契丹兵四干日輪番祇道每歲四時周而復始有政事則隨地聽之

地理

東京之仙鄉縣相傳其地有仙人白仲理能煉神丹點黃金以救百姓故名仙鄉又有鶴野縣即渤海山縣也昔丁令威家此去家千年忽化鶴來歸集華表柱以珠畫表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纍 薊州之王田縣本春秋無終子國相傳洛陽人雍伯性至孝父母沒葬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石一斗種生玉因名玉田又蔚州有飛狐縣本名廣昌相傳有狐於紫荊嶺食松子五粒成飛仙因改飛狐事在隋仁壽元年

禮

立春日婦人進春書刻青繒為幟像龍御之或為蟾蜍書幟曰宜春 人日則煎餅食於庭中謂之薰天 重五日膳夫進艾糕以五綵絲為索纏臂謂之合歡結又以綵絲宛轉為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 重九日國主率羣臣部族射虎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為麪鹿舌為醬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禱禳 冬至日國八屠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和酒國主則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言國人魂魄其神司之山甚嚴非祭不敢近

轄底

轄底者耶律億之叔父也億將即位讓轄底轄底不敢當及億即位輒誘刺葛等作亂億既獲之間曰朕初讓叔父叔父辭今反欲立我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從甚盛覺與凡庶異故心動耳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億顧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迭次日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及臨刑億謂曰叔父罪當死不敢赦事有使國者幸悉言

之轄底日迭刺部人眾勢強易為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

蕭韓家奴

韓家奴字休堅少讀書南山博涉經史而操祖端恪重熙中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家奴對曰臣無他聞向典栗園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蓋借粟以諷治也

蕭文妃

天祚溺於遊畝疏斥忠良金兵日逼文妃憂之爲作歌諷諫歌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于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良兮罰不明親戚並屠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牙爪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卒以護死妃小字瑟瑟

宋史

五行

宣和中洛陽府畿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遂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棒自衛亦有託之以作過者如是二歲乃息未幾北征事起召金人之禍 乾道中潮州城西有孕婦過期產子百餘俱如指大而五體皆具蠕蠕能動溘熙中番禺南鄉婦產一子肘各有三臂及長與人鬪則六臂並運 熙甯中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恒黑如炭政和中建州境內竹生米稜之可數千萬石乾興初蘇秀二州湖田生聖米興州竹有實如大麥天聖元年復然 是時民共取以作食占曰歲將大饑 熙甯中黃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爲龍腦至龍腦價爲之幾 紹興八年太康縣大雷雨下水滂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具手足卦文溘熙五年江陵府郭外羣鼠千萬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踐死者無算慶元初鄱陽民

宋史

四十二

世

家有一貓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相隨如子母亦相哺民  
殺貓而鼠舐其血 慶曆四年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  
百二十四兩建隆二年神山縣北有鐵隨水流出方二  
丈三尺重七千斤政和四年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  
變為瑪瑙尚方取之為寶器玩甚富 元二年吳縣  
金鷲鄉銅錢二萬忽自飛是年泰甯縣耕夫得鏡厚三  
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爭光病熱者對之心骨  
生寒未幾雷震碎 熙甯元年諸路地震有一日十數  
震者有震踰半年不止者 慶元二年黃巖縣有山自  
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為  
淵潭云

選舉

神宗朝用王安石議欲盡廢明經諸科復古三物貢興  
之典蘇軾上言略曰得人在知人知人在責實使君相  
能知人能責實即胥史阜隸未嘗無人如必設立科名  
以求人是率天下而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  
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惡衣菲食徹車贏馬者接踵至  
矣自文章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詩

賦策論均無用也然而祖宗以來莫之廢何者設法取  
士不過如是而已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  
則忠清強介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  
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  
不可勝數亦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  
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後安石力持前議卒罷詩賦帖  
經墨義

杜太后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或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  
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既即位拜太后於宮中  
眾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子為天子胡不樂太  
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  
此位可安一或失馭將求為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  
也太祖再拜曰謹受命

范質

質事太祖位宰相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必命坐面  
議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然及質等相憚帝英睿  
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

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寢多而坐論之禮始廢

石守信

乾德初太祖思革鎮臣握兵之弊一日晚朝畱守信等  
燕飲酒酣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  
節度使之樂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等曰今天命已  
定誰復敢萌異志者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  
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等愚不  
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  
帛田宅以遺子孫置歌兒婦女以娛天年君臣間更何  
猜間也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念及此真生死而肉骨  
矣明日遂皆稱病乞解兵柄帝從之自是百年亂本立  
拔

王全斌

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講  
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彼服若此體尚  
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冰霜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  
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  
泣

趙普

普既相太祖倚之如左右手上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  
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  
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普  
王矣俄而王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  
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 普嘗奏薦某人為某官  
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其人又不用又明日普又以其人  
奏太祖怒為裂其奏牘抵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  
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  
一人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與普堅請太祖怒曰朕  
故不為遷卿且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  
刑賞陛下安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  
祖入宮普伺立宮門良久不去竟得請乃已 普相久  
帝常幸其第一日吳越王錢俶遣使致書於普備以海  
物十瓶尚置廡下會駕至倉卒未及屏帝顧問此何物  
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發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  
頓首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謂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  
事皆由汝書生耳是時普為政頗專恣尋出節度河陽

宋史

四十四

十一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屢諭以讀書晚年  
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閉戶啟篋取書讀之及次日臨  
政即處決如流家人啟篋窺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  
太宗曰臣昔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臣願以半部  
為陛下佐太平普先每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太  
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  
之矣自是乃不復言普之事太宗也廷美廬多遜之  
獄普實成之已曾疾篤遣其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  
致禱神為降語曰超普宋忠臣然其被病亦自有冤累  
潛還白普力疾起出中庭拜受神語涕泗感咽是夕卒

曹彬

彬之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入問疾彬  
召至榻前謂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  
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諸將敬諾共  
焚香為誓於是明日遂起及城陷居民安堵秋毫無所  
犯李煜詣軍門請罪彬以賓禮遇之但促其治裝歸朝  
而赦數騎待之宮門外毋敢輒入者彬初總帥以行  
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時副帥潘美預以

為賀彬曰不然此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  
功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  
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  
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  
笑為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  
過多得錢耳一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於  
塗必引車避之即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  
徐州日嘗有吏犯罪既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  
故彬曰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  
為不利而朝夕誚詆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  
蓋體悉人情甚至而法卒未嘗不行

竇儀

儀弟儼有俊才覽古對景嘗兄弟更相唱和多至三百  
篇而儼尤精步星歷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官一日  
謂二人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  
兄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兄弟五人皆當登進士第然無  
及相者惟儼稍及之亦不能久已而皆驗蓋儼父禹鈞  
五子長儀次儼次侃次儼次僖果相繼登科馮道贈詩

云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王祐

符彥卿鎮大名有諳其異志者太祖命祐代之併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他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自是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祐子曰昶昶子質

樊知古

知古家池州嘗舉進士於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魚釣采石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橋濟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遂平擢侍御史

陳搏

搏字圖南四五歲時戲澗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奇處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訪以黃白術不對太宗

九年來朝搏時居華山四十餘年矣度其年可百歲許上遣中使送至中書詔賜號希夷先生畱闕下數月放還山搏好讀書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搏已知意呼侍者取與之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歲童顏頃刻能行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謂搏非世間人也搏撰初忽謂其弟子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室成乃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蓮花峯下張超谷中矣表上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

馮吉

吉馮道子善滑稽尤精琵琶教坊供奉亦莫之及父嘗戒勿習因辱之一日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之肩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慚色每朝士宴集即不召亦自至酒酣彈琵琶琵琶罷即賦詩詩成即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為三絕

宋史

四十六

士

薛居正

居正子惟吉少好弄嘗與伶人遊追逐角觝蹴鞠縱酒無度太宗親臨居正喪妻拜於喪次上存撫再三已而問曰不肖子今安在頗改行否恐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親聞上語頗懼不敢起自是謝絕非類盡革故態涉書史時論翕然稱之

李昉

昉素與盧多遜善而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昉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上曰多遜居恆每詆卿一錢不直卿乃為解耶上自是益重昉昉居中書有求進用者雖知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則必與霽色温言子弟問故昉曰峻絕之使恩歸於上善辭慰之遠怨之道也子宗諤七歲能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卒官翰林學士工隸書多著述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

呂蒙正

上嘗於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季生靈凋喪令人悚懼不謂今日致此繁盛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上庶走集故繁盛若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村落往往蕭條不必盡然也上為之變色蒙正侃然復位不少諱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例至是蒙正獨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猶有高才老巖穴而未沾一命者乎此子尚離襁褓遽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官九品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一知姓名便終身不能忘曷若不知之為愈乎時皆服其量其初相時朝上有藏古鏡者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標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

張齊賢

齊賢少貧力學慕唐李太亮之為人遂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上召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上善其四策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吾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其人宰相才也吾不欲官之異時可使輔汝已太宗策進士

宋史

四十七

七



欲權齊賢高第而有司偶失掄選置不錄上不悅爲一  
榜盡賜及第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執第  
福壽康甯世罕其比當其自司空致仕還也入辭便坐  
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  
既歸浴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  
詠其間意甚閒曠當其貧時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  
有爲辦其事者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至貴顯禮不  
替時論多之

賈黃中

黃中五歲時其父玘每日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  
等身書課其誦讀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  
類賦詠父恆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遂舉  
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  
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爲作詩以賜  
黃中性至孝時時念母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留京上  
因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  
語甚明辨而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黃  
中遭疾二年卒時年僅五十六而母尚無恙竟如上言

既葬其母入謝上謂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於賦  
葬錢三十萬外別賜母白金三百兩是時張齊賢母孫  
氏年八十餘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乎詔存  
問縉紳榮之

蘇易簡

太宗臨軒策士易簡對策三千餘言俄頃立奏上覽奇  
之擢冠甲科歷翰林學士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  
之署四字令易簡榜於廳額時宰相李昉及畢士安李  
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昉等各賦詩紀其事  
他日直禁中以水試敬器上聞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  
非敬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製也因奏持盈之戒上  
嘉賞所著有文房四譜續翰林志文集二十卷俱藏祕  
閣易簡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  
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  
左右曰眞孟母他日因言賈黃中母復謂侍臣易簡母  
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

李至

太宗嘗幸祕閣出草書千文爲賜至至勒之石上曰下

宋史

四十八

七

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而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為書孝經以賜

楊業

業事太宗為代州刺史代北苦寒人多服氈業但挾纊露坐傍不設火侍者始僵仆而業怡然自若也嘗言吾為將用兵猶用鷹犬逐雉免朝廷以其老於邊事命鎮代州契丹兵入每望其旌旗輒引去一時號為楊無敵朔州之役心知必不利言於潘美而為督將王侁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

姚坦

坦性強固為益王府翊善王嘗於邸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置酒共觀之坦獨挽首王強使視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州縣督逋小民流血被體以成此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營假山間之罷役

呂端

端性凝重外去丰稜而中甚明了嘗使高麗渡海暴風折檣舟人怖甚端讀書恬然如處齋閣又嘗事許王元禧坐禪贊無狀遣官就鞠於府端方決事使至曰有詔推君端肅然顧左右取帽來使曰何遠至此端曰天子制問即罪人矣遂下堂隨問剖答太宗知端欲相之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他日曲宴上作釣魚詩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未幾相端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乃潛結中宮謀立楚王元佐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得復有異議即奉太子踐祚是為真宗時垂簾引見臣下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尋貶繼恩均州安置端軀肥偉階峻不便升陟上特敕梓人為納陛焉上每見端必肅然拱揖而不名

潘慎修

宋史

四七

七

慎修善弈太宗嘗召與對弈因作弈說以獻大略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斯可與言棋因舉十要以明其義上覽之稱善

陳兢

江州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停睦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開寶初兢家羣從千口嘗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給之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及秋成會歲儉穀貴或勸令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乏食故貸之公粟安得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齎御書以賜宋世自兢家外猶有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十世至四五世者不下十餘族江州許祚亦以族蕃食不給詔歲貸粟千斛又有南康人洪文撫六世義居築書舍招來遊學之士至道中遣內侍齎御書百軸以賜文撫遺弟文舉入謝太宗飛白書義居人三字

特賜之

種放

放字名逸七歲能文不應進士舉父蚤沒獨侍母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筆聚徒講學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性嗜酒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為歌詩自稱退士上聞詔召之其母恚曰吾常勸汝勿聚徒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因稱疾不出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太宗高之為給錢養母不奪其志已母沒復應召為大官晚節頗飾與服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誚之

畢士安

士安本雲中人少事繼母祝氏祝謂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孺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遊遂為鄭火真宗時與寇準並相為人有韞藉好讀書雖蒼年日晡猶手自讐校至親繕寫尤精詞翰有文集三十卷生平寡交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則其門人也禹偁童時士安識

宋史

五十

士

之逆旅即留教以學遂登科第進用在士安前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云

李沆

真宗時沆在中書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冊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時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上復問沆沆曰賞罰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事遂止

王旦

旦字子明父祐有陰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旦生幼沈默祐器之曰是兒當至公相及長第進士知平江縣解舊有物怪居者多不安旦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嗚呼曰相君來矣當避去遂絕帝擬相王欽若以問旦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渥且乞畱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廟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已旦沒欽若始大用謂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寇準平日

於帝前數短旦旦獨專稱準帝一日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外缺失多準於陛下前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輒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第送還密院準大慚旦以疾求避位帝見其容瘁憫然許之尋又命以肩輿人使其子及省吏扶掖以見帝問曰卿疾甚萬一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答時張詠馬亮皆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帝因曰試言卿意旦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非臣所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出卒相準天書之說起自王欽若帝思久之心憚旦謂欽若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曰臣當以聖意諭之因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帝尚猶豫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洛圖書何事也鎬老儒不測上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自是意決遂召旦飲極歡及罷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子共之旦攜歸發視皆美珠也自是天書封禪

宋史

五十一

七

事遂不復異議一生相業惟此少玷云

向敏中

天禧初敏中進右僕射上顧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即位  
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殊命也其家今日賀客必多  
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往則門闌寂然因徑入徐  
贊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懼相慶敏中但唯唯  
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主眷特殊不  
能有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之勳德禮  
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陰使人問庖中今日設  
宴否亦絕無明日宗諤具白上上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欽若

欽若心機警多險智擢進士甲科歷三司判度支母  
賓古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困不支  
僕擬啟捐之欽若聞一夕命吏密校成數翌日即上之  
真宗大驚曰先帝未知耶對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  
下收人心耳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帝自是嚮用欽若欽若狀貌短小項有癭時人目為  
癭相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

至襄城道遇異人告以他日當位宰相視其刺則唐相  
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說嘗用道家科儀建壇場禮  
神朱書紫微字陳壇上自校道書增六百餘卷又表修  
裴度祠於圃田

晏殊

殊有人倫鑒當世知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  
及為相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臺閣重臣皆極一時之  
選而富弼楊察又皆其婿也晚歲尤篤學不倦有文集  
二百四十卷又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  
卷及卒帝象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林逋

逋家錢塘自少不喜章句學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結  
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其詩澄澹峭特然  
就橐輒焚或請傳之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  
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首預為墓  
於廬側臨沒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橐猶喜曾無封禪  
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宋庠宋祁

宋史

五十二

士

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  
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真祁第十時人呼二宋而  
以大小別之祁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  
以橐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他著撰亦甚富性清約莊  
重不及庠以是不得公輔庠仕終平章封莒國公

狄青

青起卒伍從征元昊常為先鋒大小二十五戰每臨敵  
必被髮帶銅面具所至披靡莫有當其鋒者尹洙嘗與  
談兵即薦之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  
氏春秋謂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遂折節讀書悉  
通古今將兵法自是名益顯青名動華夷而能以畏  
慎自保儂智高既敗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  
死使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吾甯失智高豈敢誣朝廷  
其面故有涅既貴顯涅猶存上敕青備藥去涅字青指  
涅耳願留以勸軍士不敢奉詔神宗考次近世將帥至  
青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而遣中使  
祠其家

李元

垂字舜工累官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一謂謂或  
謂謂惡而出之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宰相重君文  
學擬擢知制誥而未相識盡一往見之垂曰吾昔謁  
丁崖州則乾興初已官翰林學士矣今既老乃復看人  
肩睫以冀推輓乎執政聞仍出之

韓琦

仁宗晚年連失三王尋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惴包拯范  
鎮等言極激切積五六歲未能行琦乃乘間進曰自昔  
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擇宗室之  
賢者為廟社計乎他日又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  
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主猶能若是陛下誠以太祖之  
心為心計立決耳自是策始決已英宗立客有從容語  
及定策事者琦必正色曰此上聖德神斷皇太后協贊  
之臣子何與焉神宗朝王安石創新法議開邊琦時  
撫大名上疏略曰始為陛下畫此謀者必曰治國必先  
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行免役追新制日

宋史

五十三

土

下官吏日以刻急從事而農怨於畝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得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而先使邦本動搖則為陛下始謀者大悞也他日帝懷其疏示宰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為民害乃爾當是時新法幾罷琦以學士臨邊也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與范仲淹同在兵間久朝廷倚以為重時則稱韓范其相業與富弼齊名並稱賢相則又稱富韓其在相相人愛之如父母在魏魏人生祠之遼使每過魏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他日子忠彥使遼遠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其像其見重外夷如此薨之前一夕有大星隕治所櫪馬皆驚帝聞哭之慟親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先是琦舉進士名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及是知為琦瑞也

富弼

弼入中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規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者命相或得諸夢卜若今日人情如此其賢於夢卜遠矣修為頓首弼嘗言君

子與小人並處勢必不兩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譖干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其終身皆出於此晚年為安石所擠雖不得盡用而帝卒眷禮不衰

文彥博

仁宗方受朝忽疾暴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曾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意欲何為自今疾勢損增必以告不爾軍法從事因與同列富弼等請直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彥博叱曰此豈論故事時尋請立儲嗣上業許之而不果已彥博既出英宗立詔入覲謂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本先帝意與皇太后協贊臣何力之有且臣是時方在外韓琦等承制受顧命臣無與焉元祐初彥博既請老致仕以司馬光薦復召入中書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優宿德也然彥博無歲不求退當其歸洛也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博交之如布素然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

宋史

五十四

止

用白香山九老故事時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仍爲堂  
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羨慕之

包拯

拯性峭直不以詞色假人平居無私書雖故人親黨皆  
絕迹嘗遺戒子孫曰吾後人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  
本家死不得入大堂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天下童  
稚婦女亦知其名咸呼爲包待制當立朝時貴戚斂手  
人以其笑比黃河清云

唐介

神宗以曾公亮薦欲用王安石介時參知政事言安石  
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  
任耶介曰安石博學而泥古議論多迂闊若使爲政必  
多變更因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  
自知之中書嘗進除日帝數日不決曰當問王安石介  
進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  
於翰林學士必加此亦安用執政爲陛下必以臣不才  
願先罷免自是數與安石爭

胡瑗

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者四十餘年立經義治事二齋其  
在湖州尤著科條纖悉必以身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  
上從遊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蒼爲  
令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凡出瑗門者衣服  
容止往往相類行道遇之皆識其爲弟子云

閻文應

仁宗旣廢郭后楊尙二美人益專寵土體爲羸至累日  
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雖亟以爲言然未能去也時  
內侍文應用事性强決早暮言之一日仁宗厭其煩伴  
應曰諾文應乃立以甞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辭  
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尙何言竟驅之登車去翌日赦  
尙氏爲女道士楊氏安置別宅然郭后之廢且死文應  
實爲之

蔡襄

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旣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  
翁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我翁是何等語朝議是之其  
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渡絕海而濟人苦其險  
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之又植松七百

宋史

五十五

七



里以庇行道閩人為勒碑紀德 襄尤工書書為當時  
第一仁宗製元舅隴西王碑文特命書之及命書溫成  
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上重之嘗親書君謨  
二字以賜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闕自謂為族弟  
政和初襄孫佃延試唱名第一京以族孫引嫌奏降第  
二佃終身憾之

王素

素知諫院遇事感發多所匡規王德用嘗進二女子素  
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原有世誼非他人  
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  
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為立遣二女出

陳襄

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號四先生嘗  
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挂襄  
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擗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  
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  
羣盜往擗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盜也蓋畏  
鐘有聲故不敢擗云

歐陽修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之不顧故雖放  
逐再三而志意自若在除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陶  
然自適人莫窺其際也好獎引後進曾鞏王安石蘇洵  
詢子軾轍初皆未知名修游其聲譽率為聞人著集古  
錄凡周漢以來金石遺文殘編斷簡一切掇拾研考異  
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証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多  
取春秋遺旨法嚴而詞約蘇軾序其文曰論大道似韓  
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  
知言

曾鞏

鞏字子固為文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上下馳  
騁愈出而愈工少與王安石遊安石名未震鞏導之歐  
陽修及得志遂與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  
行義不減楊雄以容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  
鞏曰臣所謂吝者於改過耳帝然之

呂誨

誨疾表求致仕略云臣本無宿疾偶因醫者用術乖方

宋史

五十六

十一

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惜而負九族之托心實痛之蓋以身疾喻國事也誨三居言責論列必關大計道聲震天下及病困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聲然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尙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錢顛

顛為殿中侍御史以論事忤旨即拂衣上馬去家貧母老至乞貸親舊以給朝晡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贈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遂目為鐵肝御史

唐炯

熙甯初唐炯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強神宗最悅其語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輩安石尤喜之已忽與安石貳一日扣陛請對直至御坐前展疏指劾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于安石遲遲炯訶曰陛下前猶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進炯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謂安石專擅威福曾布等表裏作姦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

事安石無異妾婦元絳薛向為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炯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尋貶潮州別駕

呂公著

新法行公著極言之謂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皆賢而今皆不肖與安石怒其深切已復謂呂惠卿姦邪不可用遂出知穎州後累官至宰相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

蘇軾

軾之謫黃州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及知杭州則訪李泌六井與白居易西湖遺迹為浚茅山鹽橋二河制牘以蓄洩湖水而因以餘力復六井之舊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築為長隄以通行者又募人種菱湖中使葑不復生而隄上

宋史

蘇軾

七

則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然人遂目為蘇公隄  
其去也民皆畫像飲食必祝其有德於杭也已貶惠州  
居三年泊然無介帶已又貶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  
無有而獨與幼子過著書為樂時從父老遊若將終身  
焉建中初卒常州 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  
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  
師師怪而詰之軾曰我正欲識此諸人耳蓋是時已有  
頡頏賢豪之志弱冠父子兄弟同至京師一日而聲名  
赫然擢上第仁宗初讀軾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  
子孫得兩宰相

蘇轍

轍累官門下侍郎自紹聖後以言忤旨蔡京復用事於  
是貶謫遷徙無虛日晚築室於許自號穎濱遺老自作  
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及  
卒追復端明學士其文汪洋淡泊不願人知之而秀傑  
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幾與兄軾相逼所著詩傳春秋  
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於世嘗使契丹契丹館  
客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其全

集云

黃庭堅

庭堅在紹興初以證鐵龍爪泊河為兒戲章惇惡之貶  
涪州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  
俱遊蘇軾門時稱四學士而庭堅尤工詩蜀中江西君  
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初遊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  
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

文同

同字與可漢文翁後自號笑笑先生工詩文篆隸行草  
飛白其襟韻瀟灑點埃不到如秋月晴雲善畫竹初不  
自貴惜四方持纈素請足相躡於庭同厭之投纈於地  
罵曰吾將以為鞵元豐初赴官陳州行至宛邱驛忽畱  
不行沐浴整衣冠坐而卒有崔公度者先與同為館  
職及是見同南京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與汝  
話公度意為畫也明日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若恐  
聽者徐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  
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  
所見非生同也

宋史

五十八

吐

石延年

延年字曼卿跌宕任氣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怪之以為非常人因益奉美酒二人飲至夕無酒色相揖去明日都下競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知乃劉石也

劉安世

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任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脫有觸忤禍譴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恨弗得為之汝今幸居此正當捐軀報國即使得罪流竄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始受命立朝正色時時面折廷諍旁觀者至喘縮流汗而安世自若時日為殿上虎

鄧綰

綰初通判甯州知王安石得君因條上時政言陛下得伊呂之佐力行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甯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於浮議蓋媚安石也未幾驛召入對帝問曾識安石惠卿不綰

對不識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綰君今當作何官不矢為要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時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須我為之尋同知諫院

周敦頤

敦頤胸懷灑落如霽月光風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尤善開發人先在桂陽郡守李初平賢之謂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雷對榻談三日夜及還頤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先知南康家廬山之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因取營道所居濂溪名之學者遂稱濂溪先生著有太極圖說

程顥

顥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色自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初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得之嘗言異端害道昔乘其迷暗今乘其高

明雖有高才明智而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卒  
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為悼惜文彥博采眾論題其  
墓曰明道先生熙甯中顯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  
必勸帝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帝俯躬答曰常為卿  
戒之帝素重其名每召見且退必曰頻求對欲常見  
卿一日從容諮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使曰御史不知上  
未食耶王安石變法言者甚力顯嘗被旨赴中堂議事  
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謂曰天下事非一家私  
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

程頤  
頤字正叔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之要歸惟誠為本嘗言  
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以藝五穀吾得而食之百  
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  
守疆土吾得而安之苟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  
天地間一蠹耳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於是著易  
傳春秋傳頤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學者稱伊川先生

張載  
載字子厚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

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為遠器因勸讀中庸載讀其  
書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無得乃反而求之六經  
嘗坐虎皮講易聽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  
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  
坐輟講因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  
何事旁求於是棄異學屏居南山終日危坐一室左右  
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  
其志道精思須臾未嘗忘也其論定井田學校諸法皆  
可措諸實事關中士子稱橫渠先生著西銘正蒙行世

邵雍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始為學即堅苦刻勵  
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榻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  
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  
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其學  
探賾索隱妙悟神契自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及  
古今世變飛走草木之情性無不深造曲暢浩博汪洋  
然多其所自得者雍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蒿  
環堵不瓦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名其居曰  
濠叟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日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  
甌微醺即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間出遊城  
中風雨即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  
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僕皆驩相謂曰吾  
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畱信宿去之好事者為  
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先是北海李  
之才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  
乎雍對曰幸受教因從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及六十  
四卦圖象雍既獨得其宗遇事輒能前知著有皇極經  
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學者稱堯  
夫先生

胡安國

安國學術以聖人為標的而有意於經世見中原淪沒  
常若痛切於身自登朝迄謝事垂四十年而實歷不及  
六載嘗言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  
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飢飽寒溫必自斟酌  
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浮世利名如蟻螻過前  
此何足道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云 寅本安國弟之子安國子  
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  
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乃別置書數千卷其上年餘  
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尋中進士甲科

范純仁

純仁生時其母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裙甫八歲即能講  
解所授書少與胡瑗孫復石介諸名士遊嗜學不倦夜  
分不寢置燈帳中至帳頂如墨色既第進士以不欲遠  
離父母不就官父仲淹沒始以著作左郎知襄城襄民  
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漸廣  
茂人呼為著作林 元祐中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甯  
之法純仁謂光曰去其泰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  
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  
己出謀自己出則詔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且  
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  
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何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  
哉純仁素善光及臨事規切又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  
不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廉儉一節先提舉畱司

蘇軾

六十五

七

與司馬光等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  
為勝事前後所得奉入悉用廣義莊嘗言我平生學問  
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蓋立朝家居未嘗須臾  
離此云

謝良佐

良佐師事程頤與游醉呂大臨揚時並稱程門四先生  
學甚博每稱引前史不差一字事未徹則頤有泄與程  
頤別一年所復來見頤問所進曰比來但去得一矜字  
耳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殆切問而近思者

尹焞

焞少師程頤嘗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歎曰  
噫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以告頤曰焞不復應  
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  
善養不知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焞自是終身不就  
舉聚徒洛中後薦召至京不肯畱賜號和靖處士靖  
康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置山  
谷中得免已劉豫聞禮聘之焞不從遂奔蜀至涪涪頤  
讀易地也為關二畏齋以居那人不能識其面後以薦

被召至則遺書秦檜論黜和議檜惡之遂乞歸蓋頤嘗  
言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

時字中立第熙甯進士是時河南二程方講孔孟絕學  
河洛十翁然宗之時聞調官不赴即以師禮事頤於穎  
昌相得懽甚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頤卒又事  
頤於洛一日見頤偶暝坐時與游醉侍立不去及頤  
覺則門外雪深已三尺許張載著西銘時疑其兼愛與  
頤往復論難得理一分殊之說豁然有悟自是歸而杜  
門者十年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仕  
徽宗朝居諫省凡九十日其闢王氏學排靖康和議則  
論列之大者嘗有使至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其  
名動華夷如此

李侗

侗受學於豫章先生羅從彥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  
亦靜坐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  
所謂中者侗久之融釋洞徹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飲食  
或不充而怡然有以自適與鄉人處笑談終日油油如

宋史

六十二

十一

也嘗言學問之道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時朱松與侗  
為同門友遺其子熹受學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  
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李公麟

公麟字伯時第進士嗜古多識奇字夏商來尊彝鐘鼎  
皆能考證世次辨其款識聞一妙品不惜千金必求得  
之紹聖末朝廷得一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  
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且其質堅甚非昆吾  
刀蟾肪不可治珮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為無疑也議由  
是定元符中歸老龍眠山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為世寶  
識者以為顧凱之張僧繇之亞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  
古人而因畫為累但以藝傳云

米芾

芾字元章為文奇險尤妙於翰墨得王獻之筆意畫山  
水人物自名一家精臨移至亂真不可辨性嗜古每遇  
古圖書器物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冠服效唐人風神瀟  
灑好潔成癖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而大喜曰  
此足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為兄其舉動譎怪多類此

子友仁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作楚山清曉圖芾上於朝

陳禾

徽宗初章買用事與黃經臣盧航表裏作姦時陳禾為  
右正言抗章劾買等怙寵弄權大壞國事此曹今日受  
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乞遠慮論奏未終上  
拂衣起禾輒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襟落上曰正言碎朕  
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之愈切上乃  
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  
曰留以旌直臣

崔鷗

靖國中以日食求言鷗上書言章惇之姦言極切直其  
畧曰臣至自草萊不知朝廷之士特怪故逐臣司馬光  
者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者左右以  
為忠而天下皆曰姦不知此何說也夫乘時抵巇以盜  
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是姦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  
陰交不逞密結禁庭是姦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  
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是姦也蔽遮主聽  
排斥正人微言則坐以刺譏直諫則陷以指斥是姦也

蘇軾

六十五

十一



凡此數者先有之乎惇有之乎語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亦不知狸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夫惇之狙詐狡險天下呼為惇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疏上天下傳誦之欽宗即位鷗又上疏力詆蔡京其畧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為京之本謀也而馮澥猶言士無異論太學之盛尙敢為此姦言乎京以學校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女范鎮沈適之雜說悉以嚴令禁其收藏苛銅多士亦已密矣而猶以為太學之盛乎蓋自惇京倡為紹述以來紹述一道德而天下於詔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凋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破壞天下於茲已極尙忍使其餘黨再破壞耶京姦邪大類王莽而朋黨過之願斬京以謝天下鷗平生為文甚多然篋無留橐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

趙適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謀反據輪囷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管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阡陌巨拊布渠谷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適為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主孫乃遣壯丁捕孫得孫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之孫背於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縻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銜枚引孫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孫執狂跳賊廬舍皆茅竹孫引孫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孫執狂跳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遁望見火從前直逼之前後夾攻賊死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遂平

草惇  
初惇之入相也會妻張氏病將革屬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卒惇一日詣陳確曰悼亡不堪奈何確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垂絕之言惇無以對徽宗時惇貶雷州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及儼民居惇又以爲強奪民居追民充詰及是惇適問舍此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瑤華祕獄惇主之曾

宋史

六十五

十一

布賢附會其事初法官議罪猶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眾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孟后遂廢

蔡京

京前後凡四當國日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也條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躡喘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以是恣為姦利無不得所欲帝時亦頗厭薄之而京殊無去意一日乃呼童貫詣京使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當有相讒者不得已乃謝事 攸京長子也權勢軋於京浮薄者復間之父子遂各立門戶為讐敵攸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客避之攸甫入遽握父手為眡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為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仕 攸既得幸帝進見無時與王黼並預宮中祕戲或待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媠語以相謔浪妻朱氏出入禁掖童貫伐燕攸為副宣撫陞辭日適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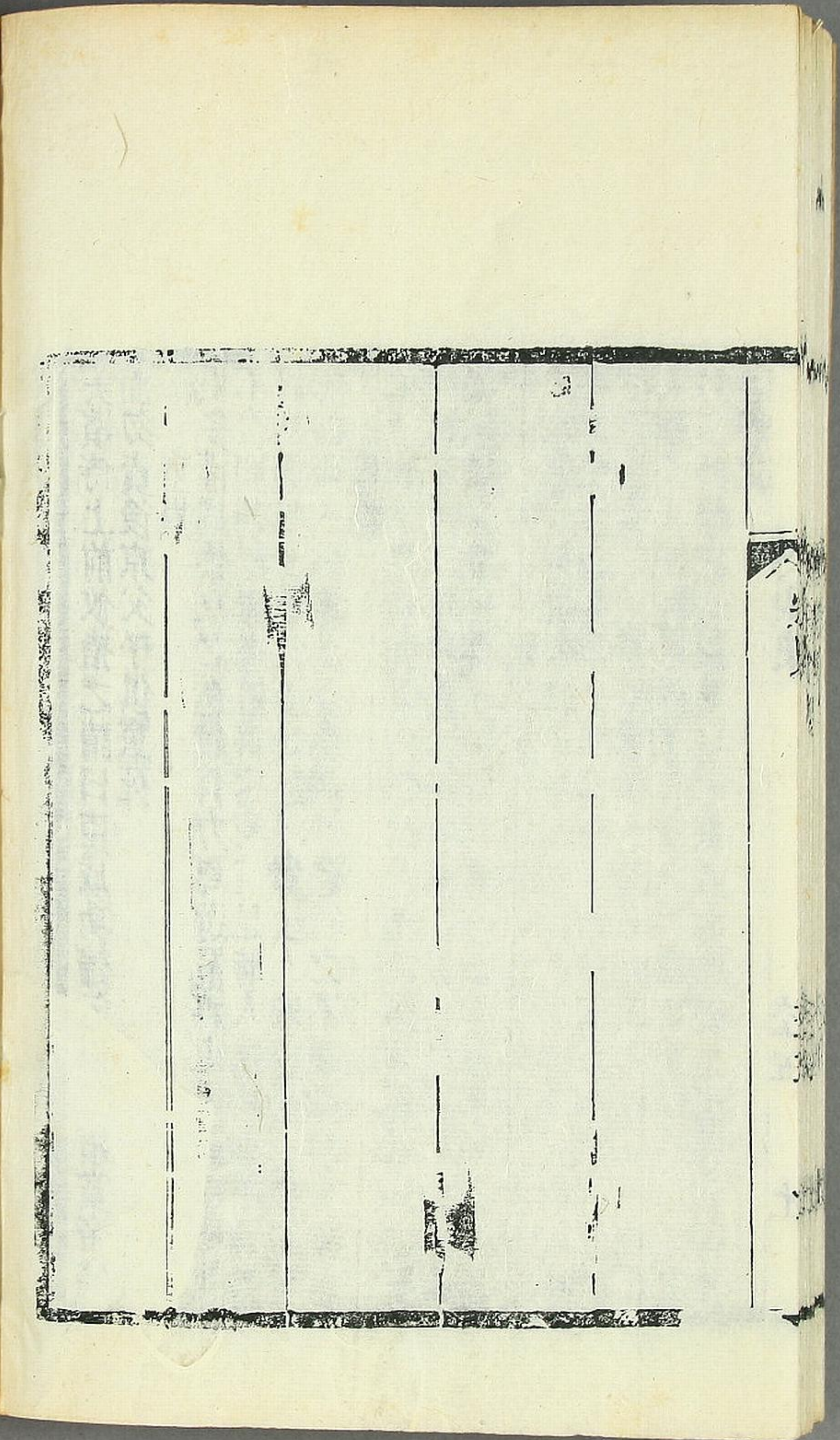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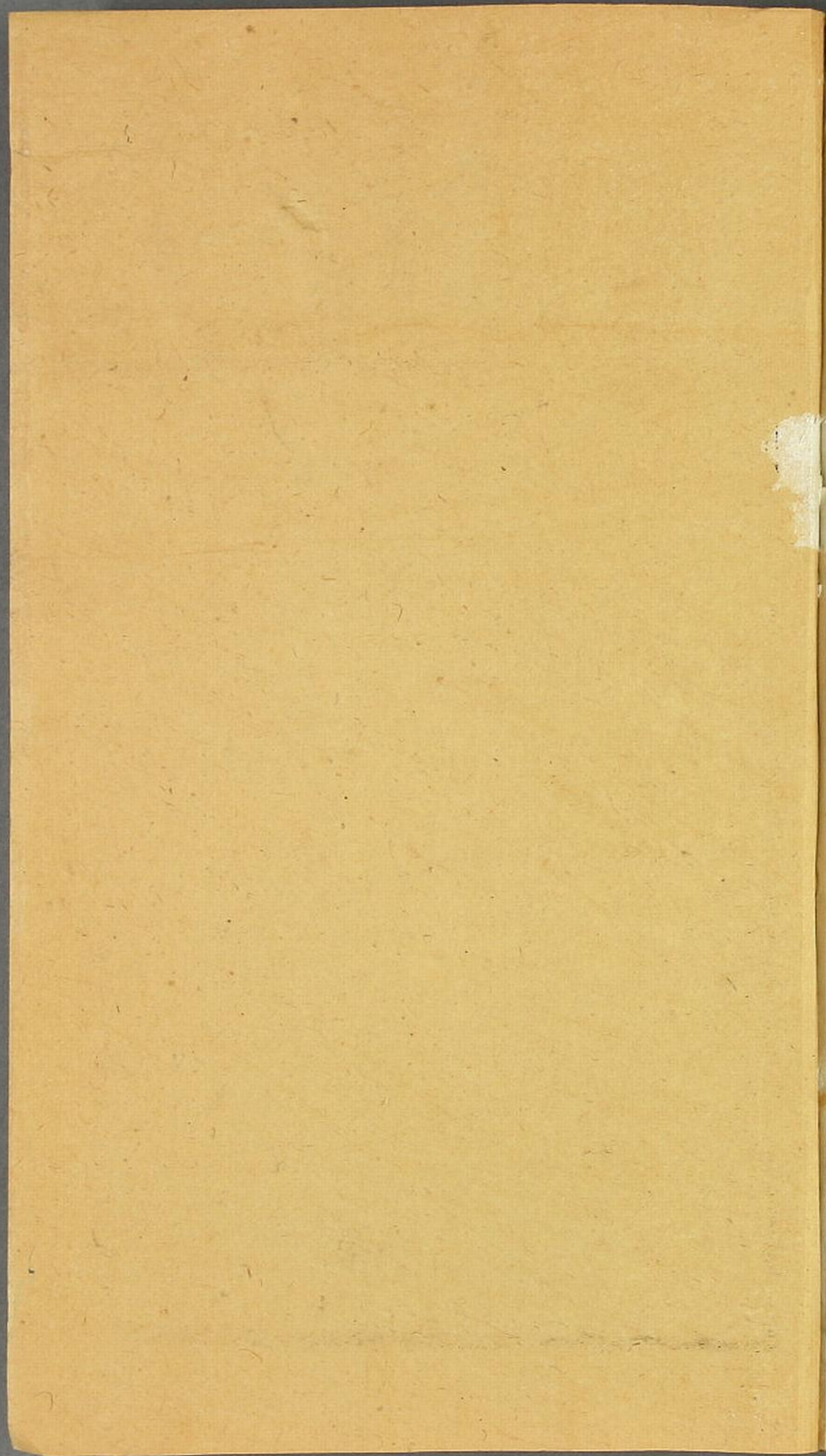
美嬪侍上前攸指之請曰臣成功歸乞以二嬪賞帝笑而勿責後京父子俱竄死

童貫

貫多權譎蔡京之進貫有力焉選置將吏俱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獵進簽書樞密完是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北伐之役尋起鴻臚豐金人敗盟南下貫聞奪魄即奔入都奉上皇南避惟恐行之不速後斬於英州

朱勔

徽宗頗垂意花石吳人朱勔善逢合為密進浙中珍異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漸增之五七品政和中遂極盛舳舻相望於淮汴號花石綱所貢多豪奪於民土民家或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領健卒直入用黃封表識之未即取仍使護視微不恪即坐以大不敬及發行必檄屋抉牆以出是時人家或有一物小異即共指為不祥惟恐莫衷之不速也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至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欽宗時籍勔資田至三十萬畝餘物稱是徙循州即所至斬之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9318